臺大歷史學報第 73 期
2024 年 6 月，頁 207–259

BIBLID1012-8514(2024)73pp.207–259
2023.2.18 收稿，2023.12.31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406_(73).0005

啟蒙書籍的女性閱讀史——以18世紀中葉兩位巴黎女子的通信文獻為例

秦 曼 儀*

提 要

本文探討兩位生活在 18 世紀中葉巴黎城的女性讀者接觸與閱讀啟蒙書籍的經驗。一位是金融官員家庭出身的熱納維耶夫－法蘭索娃絲・朗東・德・馬爾博伊西埃（Geneviève-François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1746–1766）；另一位是雕刻工匠之女瑪麗－珍・菲利蓬（Marie-Jeanne Phlipon, 1754–1793），即日後法國大革命期間知名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二人於及笄年華各自與閨中密友維繫長期的通信關係，並在信中寫下豐富的讀書心得。本文除擴及考察她們所在之巴黎城市書籍出版的發展脈絡和文化生活，也深入分析她們與通信者的對話語境。本文將指出她們作為啟蒙書籍讀者的雙重邊界性——相較啟蒙書籍作者群和文學圈，普通讀者位於該知識生產世界的外圍邊界；及相對於啟蒙書籍的作者和出版商鎖定之教養階層的成年受眾，未出閣的女子亦處該受眾主體之外圍邊界。這種作為啟蒙書籍讀者的雙重邊界性，使得她們的閱讀經驗，彰顯了法國自 18 世紀中葉環繞書城巴黎發展的啟蒙運動之社會性和包容性。

關鍵詞：法國史　女性閱讀史　啟蒙書籍　熱納維耶夫・馬爾博伊西埃　瑪麗－珍・菲利蓬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愛書之城、啟蒙運動與女性閱讀
二、閨密與盧梭
三、嗜讀女子的文學初體驗
結 語

前 言

法國有關近代早期書籍史的研究，將提問視角從作者、出版商等書籍的「發射端」轉向「接收端」的讀者後，發展出一系列有關讀者與書搭建之關係的課題，其中最令學者困惑和難以回應的問題，莫過於「讀者如何閱讀？」[1]除了知識論的挑戰——學者自身的教育等智識和文化養成對於「閱讀」形塑的認知與理解，哪裡有閱讀史必不可缺的文獻證據或是讀者自身的「證詞」（témoinage）呢？相較於從小說等文學作品中探討書籍和閱讀的再現意涵，[2]或是解析醫學論述有關閱讀的病理學想像，[3]書籍史關切真實的、非專家學者的普通讀者（lecteur ordinaire）之閱讀經驗，相關文獻零星罕見，讀者案例與整體社會文化的歷史關係猶

1 有關法國閱讀史研究的學術發展脈絡和方法論的反省，請參見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 年 6 月，臺北），頁 257–314。新近書籍與閱讀史研究回顧，請參見 Jean-Dominique Mellot, “Introduction,”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revue internationale*, no. 16 (November 2020, Genève), pp. 9–35.

2 Nathalie Ferrand, *Livre et lecture dans les romans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 Sandrine Aragon, *Des liseuses en péril. Les images de lectrices dans les textes de fiction de La Prétieuse de l’abbé de Pure à Madame Bovary de Flaubert (1656–1856)*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3).

3 Alexandre Wenger, *La Fibre littéraire. Le discours médical sur la lectur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Droz, 2007). 法國史上有關閱讀的論述，針對文藝復興時期的研究則有：Florence Bouchet, *Le discours sur la lecture en Franc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pratiques, poétique, imaginair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待分析和深究。[4]而本文探討的兩位 18 世紀巴黎女子，她們各自在與閨中密友的通信中，留下豐富的讀書心得，此讀者自身「證詞」的通信文獻將可填補啟蒙書籍女性閱讀史的空白。第一位是金融官員家庭出身的熱納維耶夫－法蘭索娃絲·朗東·德·馬爾博伊西埃（Geneviève-François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1746–1766，以下簡稱熱納維耶夫），她在 1761 年到 1766 年寫給同住巴黎瑪黑區（Le Marais）的閨密阿德拉伊德·梅里安（Adélaïde Méliand, 1745–?，以下簡稱阿德拉伊德）許多書信。[5]第二位是工匠師傅之女瑪麗－珍·菲利蓬（Marie-Jeanne Phlipon, 1754–1793，以下簡稱其暱名「瑪儂」〔Manon〕）——即法國大革命期間知名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6]她在婚前與一位亞眠（Amiens）豪

4 參見 Robert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215–256. 目前女性讀者研究多採藏書考察方法：Isabelle Brouard-Arends, ed.,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Martine Sonnet, *L’Éducation des filles au temps des Lumières* (Paris: Cerf, 1987); Hélène Jacquemin, *Livres et jeunes filles nobles à Saint-Cyr (1686–1793)* (Anger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Angers, 2007).

5 Mademoiselle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1761–1766*, thèse complémentaire pour le doctorat ès lettres présentée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 Albert de Luppé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Édouard Champion, 1924; 本史料以下簡稱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6 羅蘭（Jean-Marie Roland de La Platière, 1734–1793）是瑪儂閨密蘇菲的家庭友人，1780 年迎娶瑪儂時，他擔任法國北部皮卡迪省（Picardie）的貿易和製造業監察員（inspecteur du commerce et des manufactures）。1789 年以外省第三等級代表（député）身分，參加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 1774–1792 在位）召開的三級會議；在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擔任路易十六的內政部長，屬於布索里（Jacques Pierre Brissot, 1754–1793）領導的吉倫特派（或稱布索里派）。法蘭西共和建國後，1793 年 5 月底，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1758–1794）等公共安全委員會委員下令逮捕國民公會（Convention Nationale）的布索里等吉倫特派代表，羅蘭成功逃離巴黎，藏身魯昂（Rouen）。羅蘭夫人自 6 月 1 日被捕入獄，10 月 30 日遭革命法庭判處死罪，11 月 8 日被送上斷頭台。兩天後，羅蘭得知妻子噩耗，旋即自殺身亡。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門富商之女蘇菲・坎內（Sophie Cannet, 1756–1795，以下簡稱蘇菲）通信長達 13 年。[7]

熱納維耶夫和瑪儂皆於及笄年華——從稚氣少女（“jeunes filles”）到適婚年紀之前——與各自的閨密知己維繫長期通信關係。[8]熱納維耶夫小阿德拉伊德一歲，兩家比鄰而居，她們的父親都是王室高級行政官僚，曾同在法國北部大城蘇瓦松（Soissons）任職，分別擔任王室金融稅務官和總督（intendant）。從現存 295 封熱納維耶夫寫給阿德拉依德的信件來看，兩人自 1761 年開始通信，至 1766 年年初阿德拉依德結婚後，通信頻率趨緩，直到同年 8 月熱納維耶夫因感染麻疹不治身亡為止。

熱納維耶夫於雙十年華早逝的那年，12 歲的瑪儂剛從巴黎的聖母院修會女修道院（couvent des Dam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Notre-Dame）結束她為期一年的寄宿學校生活，依依不捨地離開大她兩歲的同窗好友蘇菲。瑪儂是家中七個孩子唯一存活者；其父是擁有自家店鋪和數名學徒的雕刻師傅，母親的娘家親戚非富貴人家，其中一位舅舅是巴黎的堂區神父。在雙方家長同意之下，瑪儂自 1767 年開始與留在修道院的蘇菲通信。蘇菲隔年返回亞眠，之後，兩人透過郵驛管道和委託親友帶信，維繫了長達 13 年的通信關係。自 1770 年起，兩人通信轉為密集，一週一至兩封信。1776 年底，大蘇菲六歲的姊姊昂莉埃特（Henriette）加入這個「閨密通信群組」。從此，信封上除了「致蘇菲」之外，也出現「致坎奈特小姐」（Mademoiselle Cannet），專寫給昂莉埃特的；或是「致兩姊妹」，代表兩姊妹共同閱讀。[9] 1780 年初，瑪儂結婚，閨密們的通

7 Madame Roland,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ed. Claude Perroud,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13–1915).

8 根據當代法語詞典，“jeunes filles” 一詞不同於指稱童年期的「女孩」（“fille”）或是「小女孩」（“petite fille”、“fillette”），含「少女或未婚年輕女子」（adolescente ou femme jeune non mariée）雙重之意。參見 Paul Robert, Josette Rey-Debove, and Alain Rey, eds., *Le Nouveau Petit Robert: 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Nouvelle édition remaniée et amplifiée*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1993), tome I, p. 923.

9 Claude Perroud 整理出版瑪儂與蘇菲在 1767 到 1780 年的書信，一共有 254 封，其中 20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信因此中斷。[10]

熱納維耶夫和瑪儂這兩位巴黎女子——取其待字閨中之意，[11]在結束各自與閨密的長年通信關係之時，年紀分別為 20 歲和 26 歲。兩人婚前並未擔負正式社會角色與責任的日常生活裡，[12]雖然各自家庭環境和經濟條件有別，卻同樣經由閱讀自學，包含接觸啟蒙哲士的作品（以下簡稱「啟蒙書籍」），探索當時的知性世界並作出回應。本文主張，她們的閱讀經驗可以作為考察 18 世紀中葉啟蒙書籍在巴黎讀者之接收情形的「邊界」案例。[13]相對於啟蒙書籍的作者群和文學圈，本文以「邊

封寫給蘇菲、24 封寫給蘇菲和她的姊姊昂莉埃特，還有 25 封寫給昂莉埃特。由於熱納維耶夫與阿德拉伊德兩家比鄰而居，經常見面聚會，與瑪儂寫給蘇菲姐妹的書信相比，內容較為簡短，但信件總數量相近。

10 瑪儂在以羅蘭夫人身分撰寫《回憶錄》時提到，她為了婚姻和諧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友誼，而深感遺憾：「羅蘭在我們結婚之初，曾希望我少見我的好朋友，我順從了他的意願，沒有再擅自與她們交往，直到時間給了我丈夫足夠的信心，消除他對競爭感情的擔憂。他這種態度是被人看不起的；婚姻是嚴肅而嚴謹的；如果你從一個敏感的女人身上奪走了她與同性別的人甜蜜的友誼，你就剝奪了一種必要的食物，你這麼做就暴露了所言之事。不知有多少例證指明這個真相！」引自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in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 ed. Paul de Roux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6), p. 335.

11 在法國舊制度時期（涵蓋法國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統治的 17 和 18 世紀），女性在婚前與婚後，其「未成年」的法律地位是不變的，監護人從家父長改為丈夫。唯寡婦始具簽署契約等經濟自主管理權利和成年人的法律地位。請參閱 Janine M. Lanza, *From Wives to Widows in Early Modern Paris: Gender, Economy, and Law*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USA: Ashgate, 2007).

12 根據法國「國家人口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Etudes Démographiques, 簡稱 INED）針對舊制度時期人口結構變遷所作的調查和評估，18 世紀法國女性晚婚，出閣年齡平均為 26 歲，參見 Scarlett Beauvalet-Boutouyrie, “Un âge tardif au premier mariage,” in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 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 (Paris: Belin, 2008), pp. 138–141. 18 世紀法國女性不只相較 16 和 17 世紀晚婚，也比歐洲其他地區晚婚，例如波蘭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 21 歲 8 個月、比利時為 24 歲 8 個月、英國為 25 歲 3 個月，參見 J-P. Bardet et J. Dupâquier, ed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 l’Europe* (Paris: Fayard, 1997), tome 1, p. 360.

13 文中引證這兩位女子的通信文獻，寫作時間集中於 1760 和 1770 年代，故本文以「18 世紀中葉」界定研究的時間範圍。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界」定位這兩位待字閨中的巴黎女子，因為她們屬非專業的普通讀者，處於知識生產世界的外圍邊界；又，相較啟蒙書籍的作者和出版商鎖定的教養階層成年受眾，她們亦位於該受眾主體的外圍邊界。然而，這種雙重邊界性，反倒使她們的閱讀經驗，彰顯了法國 18 世紀中葉環繞巴黎這個愛書之城發展的啟蒙運動之社會性和包容性。

一、愛書之城、啟蒙運動與女性閱讀

18 世紀中葉，一位到訪巴黎的德意志旅人，鮮活地描述該城仿若處在一種「全民閱讀運動」的狀態：

> 在巴黎，大家都在閱讀，……每個人，尤其是婦女們口袋裡都有一本書。人們在車上、在散步時、在劇院中場休息時、在咖啡館、在洗澡時閱讀。在商店裡，婦女、孩童、工匠和學徒都在讀書。星期天，人們坐在門前讀書；僕人們在後排長椅上讀書，馬車夫們在駕駛座上讀書，士兵在崗位上讀書……[14]

在 1760 年和 1770 年的巴黎，不論是上層社會出身的熱納維耶夫還是工匠師傅家庭出身的瑪儂，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找時間大量閱讀：「為了把這週末要歸還的書讀完，我用盡力氣讀，絲毫沒有分心」，[15]「我通常同時閱讀好幾本書：有些是為了研讀工作，有些是為了娛樂。我整天獨自在工作室（cabinet）裡做摘要，自娛或思考」。[16]除了自身愛讀書，她們都會與自己的母親共讀：「我們一起讀了那本書的獻詞，很具吸引力」，[17]「朗讀長篇歷史作品，幾乎成為我和母親晚上唯一一起做的

14 引自 Reinhard Wittmann, “Une Révolution de la lectur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in *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ed.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Paris: Seuil, 1997), pp. 331–332. 法文中譯由筆者自譯，下同。

15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70.

16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49.

17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7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18]當母親邀請名媛貴婦來家裡聚會，熱納維耶夫會與她們在不同的廳房各自閱讀：「那些女士們在第一沙龍廳裡閱讀，而我留在第二沙龍廳讀書和寫信給妳。」[19]但是，書籍閱讀何時成為巴黎城裡不論室內還是戶外，不分年齡、性別、職業和社會階層習以為常的文化活動？本節將以此為切入點，探究熱納維耶夫和瑪儂見證、參與的巴黎閱讀文化。

首先概要說明有關巴黎人閱讀活動這個課題的學術史。侯歇（Daniel Roche, 1935–2023）在撰寫《巴黎的人民》（*Le Peuple de Paris*, 1981）一書時，強調自己需要拋開啟蒙運動創造大革命的習慣性歷史敘事，來衡量和解釋 18 世紀巴黎常民百姓的閱讀活動。他觀察教會自 17 世紀以降興辦基礎學校的教育史脈絡，指出巴黎人的高識字率是「一個存在久遠的事實」；[20]並根據遺囑文獻的簽名，推估識字人口從 17 世紀末 85%男性、60%女性，到 1789 年大革命前夕分別攀升至 90%和 80%。[21]在當代法國史學發展中，侯歇不是第一位嘗試跳脫啟蒙與大革命相互指涉的敘事方式來闡釋 18 世紀法國社會文化的史家。莫爾內（Daniel Mornet, 1878–1954）在《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1933）一書中，為了檢驗 18 世紀法國尋常百姓是否確實讀過被後世視為大革命「思想搖籃」的書籍，並評估社會裡反啟蒙思想和反改革的抵制力量，大量檢索私人圖書目錄、個人回憶錄、期刊雜誌、學術院課程、學術院和共濟會的辯論紀錄、陳情書等無關啟蒙名作的書面文獻和檔案資料。[22]隨著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13, 249.

19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6.

20 Daniel Roche, *Le Peuple de Paris* (Paris: Fayard, 1998; 1ère éd. 1981), p. 272. 由教會主導的基礎教育自 17 世紀中葉以降，在兒童識字閱讀的語文教學上，以法文取代拉丁文。

21 Roche, *Le Peuple de Paris*, p. 274.

22 Daniel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Paris: Tallandier, 2010; Première édition, 1933). 學者對該書提問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評論，參見 Roger Chartier, “Lumières et Révolution. Révolution et Lumières,” in *Les origin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Seuil, 1990), pp. 13–36; Robert Darnton, *Edition et Sédition: L’univers de la littérature clandestin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1), pp. I–III.

1878–1956）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 1924–2007）合著的《印刷書的誕生》（*L'apparition du livre*, 1958）問世，法國史學界逐漸發展了涵蓋書籍出版和閱讀接收的社會文化史領域，並延續莫爾內的思路，檢視啟蒙名家大作，探討法國大革命思想起源之史學敘事如何形塑的知識論問題。[23]從馬爾坦好奇法國 16 世紀和 17 世紀「誰讀什麼？」（qui lisait quoi）、[24]侯歇提出 18 世紀「哪些巴黎人在讀書、又讀了什麼書？」（quels Parisiens et quels livres），[25]到丹屯（Robert Darnton）問「18 世紀的法國人讀什麼？」（What did the French rea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6]這些關於書籍和閱讀的提問所累積之實證研究，同時為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歷史現象和脈絡，建立起多維度、多面向的考察和分析取徑。

而 17 世紀歐洲知識菁英根據科學新發現，對教會、大學鞏固的傳統知識體系所進行的知識論反思與批判；[27] 16 至 17 世紀法國王室、教會、

23 多位史家將大革命以降、經 19 世紀傳承的「啟蒙思想促成大革命」命題，替換為「書籍是否促成大革命？」的問題。請參見 Roger Chartier, "Les livres font-ils les Révolutions?," in *Les origin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99–133; Robert Darnton, "Do Books Cause Revolutions?," i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pp. 169–246. 近期有關啟蒙與大革命的知識論討論，並納入書籍史實證研究成果的論著，請參見 Vincenzo Ferrone, "The Enlightenment: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or the Ancien Régim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5–172; Marc Belissa, "La faute à Voltaire? La faute à Rousseau?," in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une histoire toujours vivante*, ed. Michel Biard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4; 1ère éd., 2010), pp. 27–38.

24 引自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頁 266。

25 Roche, *Le Peuple de Paris*, p. 273.

26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 xvii. 丹屯長期透過「思想如何在社會傳播」這個問題切入研究啟蒙運動史，相關知識論反思請參見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no. 1 (March 1971, Chicago), pp. 113–132; *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pp. 1–24.

27 側重笛卡兒的理性論、牛頓的物理學、洛克的經驗主義知識論、萊布尼茲和斯賓諾莎的宇宙論如何影響 18 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學者中，伊斯雷爾（Jonathan Israel）提出

貴族統治集團間長期競合關係所產生的文學與知識生產管理制度；[28]以及由上流社交圈主導，文人、作家等知識菁英薈萃的文化生活環境，皆是這場運動產生的沃壤。[29]豐特乃爾（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 筆名 Voltaire）等是在 18 世紀上半葉當選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進入權貴社交圈和庇護網的啟蒙運動先鋒代表人物。[30]對他們及環繞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編撰之《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而聚集的後生晚輩而言，書籍和閱讀不再是上層人士文化生活的擺設物、社交消遣，而是如「木馬屠城」般成為撬動整體社會的槓桿，使其解脫受制於教會、

「激進啟蒙運動」（radical Enlightenment）概念，請參見 Jonathan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部分史家質疑伊斯雷爾的激進啟蒙運動視角有簡化 18 世紀啟蒙運動歷史之嫌，請參閱 Ferrone, “The Enlightenment,” pp. 155–172.

28 包含 17 世紀王權奪取原為教會授權巴黎索邦神學院獨佔的文稿預審權力；藉核發新書印刷特許，獨厚巴黎書商和印刷商的方式，集中管理全國書籍產業；為延攬人才設置學術院（académies）等文化與學術機構等種種體現中央集權的措施和制度。相關研究甚多，請參閱 Daniel Roche, “La censure,” “La police du livre,” 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ed. Roger Chartier and Henri-Jean Martin (Paris: Fayard, 1990), pp. 88–98, 99–109. 關於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書籍交易和官方印刷特許暨查禁制度的角力，請參閱 Raymond Birn, *La Censure royale des livres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Odile Jacob, 2007); Robert Darnton, *Pirating and Publishing: The Book Trad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29 關於 17 世紀中葉至 18 世紀上半葉，法國貴族名流涉足文學寫作，以及文人作家躋身上流社交圈的沙龍聚會，尋求庇護和建立名聲的歷史與變遷之分析，請參閱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巴黎菁英讀者〉，《臺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2015 年 6 月，臺北），頁 1–65；〈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女性作家社交網絡和出版史研究：隆貝爾夫人、貴族與文人〉，《新史學》第 29 卷第 1 期（2018 年 3 月，臺北），頁 127–157。

30 在法國啟蒙運動的史學敘事上，豐特乃爾的知名度雖不及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等代表性人物，但一生貢獻新科學知識普及事業。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校和家庭的盲信無知狀態。[31]

熱納維耶夫和瑪儂遠非 18 世紀中葉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也非教會查禁之啟蒙書籍的目標受眾，但卻可從該知識生產世界之相對外圍邊界的位置，展現她們的回應。[32] 1763 到 1766 年以英國駐法大使私人秘書身分短居巴黎的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曾是熱納維耶夫家的座上客。[33]於是，1764 年，18 歲的熱納維耶夫在休姆的鼓勵之下，翻譯他的舊作〈論藝術和科學的興起和進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1742）。1776 年，22 歲的瑪儂曾鼓起勇氣登門造訪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雖未能如願，卻可見此邊界人物回應的主動性。她們在成為啟蒙書籍的讀者，乃至提筆寫作之前，皆是巴黎——這個歷史悠久的愛書之城——整體社會環境形塑之閱讀文化的一分子。英國史家錫安（Reynolds Siân）在《婚姻與革命：羅蘭夫人與先生》（*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2012）一書的第二章，對羅蘭夫人在閱讀中成長的少女時期，作了以下描述：「她的閱讀是恣意隨興的（haphazard）。她在一句話裡可能會提

31 關於百科全書派對抗主導教育機構的教會，以推廣人類理性進步理念的努力，根據伊斯雷爾的研究，霍爾巴赫主張不分階層所有人「有義務對自己進行教育」，認為「要成為一個開明合理的人，就必須從自己的頭腦中抹去父母、教師和傳教士努力『感染』每個人的全部『錯誤原則』」。引自 Jonathan Israel, "Voltaire versus Spinoza: The Enlightenment as a Basic Dualit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in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00.

32 新近出版的一本歐洲啟蒙運動史論著，作者雖然從閱眾（Reading Public）視角討論了「五個小插曲」（Five Vignettes），探討包含熱納維耶夫和瑪儂等五位留下閱讀紀錄的普通讀者，但未特地就女性讀者與啟蒙書籍的關係進行專題性的分析和討論。參見 Gary Kates, "The Enlightenment Reading Public," in *The Books that Made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 History in 12 Case Stud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chap. 1, Adobe Digital Editions 4.5.

33 七年戰爭結束，英法兩國於 1763 年 2 月締結《巴黎條約》（*Traité de Paris*）之後，英國恢復向法國派駐大使，由赫特福德伯爵（Francis-Seymour Conway, Earl of Hertford, 1718–1794）擔任。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暹羅的歷史、普魯士的製造業說明、普魯塔克（Plutarch, 46–119）、物理學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34]而瑪儂「恣意隨興的閱讀」反映的正是 18 世紀巴黎城市所形塑的閱讀文化。[35]

17 世紀世俗文學市場興起後，[36]拉丁文書籍在巴黎整體書籍出版的占比銳減，1641 年至 1645 年間降至 25%，1660 年至 1670 年間更僅占 10%，且以復刻人文學經典為大宗，少量新書僅限於科學小眾社群內流通。[37]除了出版市場以法文取代拉丁文書，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宗教類書籍的市占率更遞減至 10%，顯示閱讀的普及化和世俗化。此外還可透過三個指標觀察 18 世紀書籍指向的商業利益和讀者需求之間相互依存的情形：（一）整個世紀問世的法文新書和再版書，從每年平均出版 500 至 1,000 種增至 4,000 種；[38]（二）在法國境內流通銷售的書籍中，自 18 世紀中葉以降，至少有一半是來自瑞士等鄰國和外省書商印製的盜版書；[39]（三）新聞、期刊和雜誌出現飛躍性的成長，從 17 世紀不及 200 種，到 1700 年至 1789 年間估約 800 至 900 種，而這類書籍尤其回應閱眾「對所有領域訊息的普遍需求，對科學和技術的新興愛好，以及環繞百科全書運動的意識形態爭議的熱情表現」。[40]面對 18 世紀以降，巴黎

34 Reynolds Siân,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

35 羅蘭夫人在《回憶錄》中描述了其童年到少女時期的閱讀歷程。本文以此為參考，指出瑪儂與閨密通信未提及的閱讀經驗。兩份文獻的作者相同，但本文為了避免混淆兩份文獻的歷史語境與意義，將在引述《回憶錄》時，稱作者為「羅蘭夫人」或「傳記作者」。

36 在 17 世紀法國新興的世俗文學市場中，巴黎貴族群體是文人作家最為看重的閱眾對象，相關討論參見 Alain Viala,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pp. 239–264.

37 Henri-Jean Martin, "L'évolution de la production imprimé," 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9; 1^ère éd., 1969), t. II: pp. 597–661.

38 侯歇以年平均 1,000 種估算，18 世紀新書和再版書達 10 萬種之多：Daniel Roche,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Fayard, 1993), pp. 456, 600.

39 Darnton, *Pirating and Publishing*, p. 292.

40 Jean Sgard, "La multiplication des périodiques," in Chartier and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臺公司期刊資料庫

出版市場中，正版書、盜版書、禁書以及各類蓄勢待發刊印之小冊子日益混雜，王室設置的書業管理局宛如駕馭一匹脫韁野馬。書業管理局雖握有審稿、查禁書籍等權柄，但此時若嚴格執行規定，限制本國書商發行與販賣書籍，勢必有損書業為王國創造的經濟利益。加上當時擔任書業管理局局長的馬爾澤伯（Chrétien-Guillaum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 1721–1794）其個人知性傾向支持啟蒙運動，是故採取彈性或通權達變的方式來治理巴黎書業。[41]

不過，巴黎不只出版新書，更收藏舊書。瑪儂在學齡前就展現識字能力和閱讀嗜好，自小在家長允許之下，盡情且重複地閱讀所有在工匠師傅父親家和祖母家中映入她眼簾的舊書，包括對開本的舊譯本聖經、聖人傳記、天主教義等宗教類讀物、17 世紀出版的世俗文學作品、古羅馬史家阿庇安（Appien d'Alexandrie, 95–161）的戰爭史譯作、談紋章藝術的書（traité de l'Art héraldique），還有一本關於商業契約的書（traité des contrats）。[42]對瑪儂的父親來說，女兒的閱讀理解力，讓擔任堂區神父的舅舅、諸位家教老師讚不絕口，他並不擔憂。[43]儘管不能限制她只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p. 246–255.

41 法國掌管書籍出版前審稿權柄的機構，依序為索邦神學院、巴黎高等法院和王室。索邦神學院和巴黎高等法院從 1750 年前後到 1760 年代，嚴厲譴責、查禁和焚毀啟蒙運動書籍。相比之下，馬爾澤伯卻成為哲士作家及其作品的保護者。請參閱 Raymond Birn, "Malesherbes and the Call for a Free Press," in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ed.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50–66.

42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11. 羅蘭夫人沒有為她所列的 17 世紀文學作品提供完整書目，但其中間雜貴族名流傳記、書信集及名不見經傳的作品，如「司卡宏的《喜劇小書》」（*Roman comiqu* de [Paul] Scarron）、「蒙特彭斯小姐的回憶錄」（"Mémoires de Mademoiselle de Montpensier"）、「龐提斯的回憶錄」（"Mémoires de [Louis de] Pontis"）、「賽維涅夫人書信集」（"Lettres de Madame de Sévigné"），以及「名言佳句輯錄」（*Quelques recueils de prétendus bons mots*）。

43 羅蘭夫人在《回憶錄》提及雙親在她 5 歲即安排家教老師教授寫字課程，隨年齡成長，課程加入地理和歷史方面的知識；不過並沒有特別說明課程內容、家教老師使用的教科書或是建議閱讀書單等資訊。此外，雙親是在瑪儂 7 歲時帶她去舅舅開設的天主教基礎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接觸堅定信仰的宗教書籍，但也不能放任她恣意閱讀。於是，瑪儂有了幾本父親贈送的書，包括他望文生義誤以為是寫給兒童的兩本書籍：費耐隆（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1651–1715）的《論少女教育》（*Traité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1687）和洛克（John Lock, 1632–1704）的法文版《教育漫話》（*De l'éducation des enfants*, 1693）。[44]根據羅蘭夫人的《回憶錄》，這兩本書啟迪她「喜於反思」、「觀察自己的心靈活動」和「認識自己」。[45]

不被允許獨自外出的少女，主要透過家人親友協助借閱和購買書籍。親友把關或可過濾不良讀物，但防護網也存在諸多縫隙。例如：當父親工匠舖的學徒將夾帶禁書的包裹置於師傅工作室中，瑪儂在終日陪伴照顧的母親和書籍主人默許之下，閱讀了前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 1643–1715 在位）出於政治理由查禁的費耐隆《泰雷馬克歷險記》（*Les Aventure de Télémaque*），以及伏爾泰被教會譴責的禁書《憨第德》（*Candide*, 1759）。[46]雙親或誤解書名之意，或未察覺少女教育家

教義課程班學習。瑪儂學習能力強，舅舅還特地私下教她拉丁文。拉丁文課程雖然為期不長，但瑪儂將學習法用於自學義大利文。在 11 歲去聖母修會女修道院寄宿學校之前，瑪儂雙親為她安排的其他私人課程主要是以上層社會淑女教育為模範，包含舞蹈、音樂和繪畫。請參見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07–208, 214.

44 費耐隆的《論少女教育》在 18 世紀重印多次，1763 年巴黎印製的版本最接近瑪儂父親購書的時間：*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par M^re^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une lettre du même auteur à une dame de qualité sur l'éducation de M*** sa fille unique* (Paris: Jean-Thomas Hérissant, 1763). 至於洛克的《教育漫話》，原名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London: A. and J. Churchill, 1693), 最早的法文譯本：*De l'éducation des enfants,* trad. par Pierre Coste (Amsterdam: Antoine Schelte, 1695). 1760 年代該譯本再刷的版本有：*De l'éducation des enfants,* trad. par Pierre Coste (Lausanne: Marc Michel Bousquet, 1760).

45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14. 羅蘭夫人雖然在《回憶錄》中把這兩本孩童教育書籍相提並論，簡短說明她從中得益之處，但較側重洛克主張觀念透過感官形成和發展反思的教育理論。

46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12–213. 羅蘭夫人在《回憶錄》中羅列她從父親學徒個人藏書中所取得的書籍有：「旅遊文學」（récits de voyages）、次等劇作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費耐隆和聞名巴黎的劇作家伏爾泰同時也是禁書的作者。總之，這些家庭防護網的縫隙源於他們接納女兒愛讀書的前提，且間接促使女兒逐步遠離家中的宗教書籍，也超越了費耐隆同意少女接觸的歷史書籍，[47]接近愛書之城巴黎的大動脈——啟蒙運動書籍。

瑪儂自 1759 年 5 歲那年正式習字，到 1765 年離家入巴黎聖母修會女道院寄宿學校之前，在家教課程和雜讀自學中度過了童年時期。於此相近歲月，生活在貴族、富人聚集的瑪黑區的熱納維耶夫則邁入花樣年華。從她與閨密寫於 1761–1766 年的通信內容來看，她在 15 歲到 20 歲這段青春時期接觸之新書訊息和書籍選擇的多樣性、流行性和藏書私有性，[48]皆顯示她具備瑪儂望塵莫及的物質條件與社會文化資源。[49]熱納維耶夫浸淫於各類書訊，從她與閨密一起動員家教老師、親友網絡代買和借閱的新、舊書中，就可展現她對巴黎賦予讀者之「隨興雜讀」特權的駕馭能力。該能力體現了巴黎貴族社群自 17 世紀以來，以當代世俗文學作品為主、人文學古典翻譯作品為輔的文化人閱讀風尚。此外，熱納維

的作品（théâtres des auteurs du second ordre）、法國作家達西耶（André [Dacier]）翻譯的八冊普魯塔克作品集、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作家塔索的《耶路撒冷》（*Jérusalem* du Tasse）和包括《憨第德》在內的「幾本伏爾泰作品」（quelques écrits de Voltaire）。

47 除了宗教教育書籍之外，費耐隆建議少女閱讀古代和當代歷史書籍這類「世俗性內容的書籍」，目的是協助她們遠離「戲劇和小說」。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Paris: Pierre Aubouin, Pierre Emery et Charles Clousier, 1687), p. 91.

48 待字閨中的熱納維耶夫已然熟稔巴黎上流社交圈的訊息交換禮儀：「還沒有人從凡爾賽回來；那裡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再見了，親愛的，如果妳得知任何消息，任何訃聞，任何婚姻，任何故事，任何戲劇或首演的成功或失敗，請寄給我。我今天早上要給龐馬利夫人（M[de] de Pommery）寫信，我想收集到所有可能的新聞。」引自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95. 有關熱納維耶夫通信中其他書訊（包含書籍價格、代購墊付款項）的整理和研究，請參閱 Martine Sonnet,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et ses Livres. Lectures et sociabilité culturelle féminines dans le Paris des Lumières," in Brouard-Arends,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pp. 133–137.

49 1777 年，23 歲的瑪儂跟閨密通信時寫道：「就書籍而言，無論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我能讀到的是我能取得的，但很少是我想要的。」引自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I, p. 5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耶夫跟隨家人前往皇家音樂院（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法蘭西劇院（Comédie-Française）、義大利劇院（Comédie-Italienne）聽歌劇、看戲劇表演，更是巴黎上層社會行之已久的娛樂兼社交活動。[50]她購買的新書明顯以戲劇、詩文和歷史類別為主，加上少量由家教老師和閨密推薦的科學性書籍及小說。[51]

除了閱讀新書，[52]熱納維耶夫在家庭日常布置的共同活動及固定的語文家教課程之外的空檔中，會研讀人文學經典以及幾部 17 世紀的新哲學書籍：[53]「我讀了希臘文版的愛比克泰德（Epictète, 50–125; 拉丁文為 Epictetus）作品的十二個章節」；[54]「晚飯後，我上了繪畫課，讀完了洛克，開始讀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今天上午我上了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課，讀了 23 頁柏拉圖的書」。[55] 1760 年

50 有關 18 世紀巴黎人前往位於皇家宮殿（Palais Roayle）的皇家音樂院、法蘭西劇院和義大利劇院看表演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請參見 Barbara G. Mittman, *Spectator on the Paris Stag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Michigan: UMI Press, 1984); Jeffrey S. Ravel, *The Contested Parterre: Public Theater and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1680–179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1 熱納維耶夫僅閱讀少量小說的相關通信資料引述和整理，請參閱 Sonnet,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et ses Livres,” pp. 139–140.

52 休姆到訪一事，引發熱納維耶夫的「英國熱」，她與閨密交換英國文學和歷史方面的書訊和閱讀情形：「在這些先生離開後，我讀了一部把我弄哭的英國悲劇」；「妳會不會也讓莫納斯先生（M. de Mornas）幫我買奧爾良神父（le Père d’Orleans）寫的《英國革命》（*Révolutions d’Angleterre*）？據說這本書是最有趣的。」引自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p. 58, 116. 關於《英國革命》的書目：Pierre-Joseph d’Orléans (le père), *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Angleterre depuis le commencement de la monarchie jusqu’en 1691* (Paris: 1762; 1ère éd., 1693).

53 熱納維耶夫的語文學習興趣和能力展現在她對多種現代語言（德語、英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和古典語言（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掌握。但在她與閨密的通信中，有時不易分辨她讀的古典作品是原文還是法文。

54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99.

55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126. 松內特整理了熱納維耶夫在通信中提及 8 位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家（Hérodote, Sophocle, Epictère, Théocrite, Platon, Homère, Arioste, le Tasse），請參閱 Sonnet,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et ses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代上半期，熱納維耶夫偏好閱讀新書和人文學古典作品，反映了她與當時頻頻遭到索邦神學院和巴黎高等法院「激進」查禁的百科全書派啟蒙書籍的關係。[56]雖然查禁事件在社交界和輿論界鬧得沸沸揚揚，也引起熱納維耶夫的關注，[57]但是，啟蒙書籍本身尚未對這位嗜讀少女產生直接的影響。在她與閨密通信分享的作者和作品中，她關注的伏爾泰是法蘭西劇院的劇作家，而不是出版《哲學書簡》（*Les lettres philosophiques*, 1734）的哲士；[58]狄德羅僅是喜劇《私生子或美德的考驗》（*Le fils naturel ou les épreuves de la vertu*, 1757）的作家；[59]盧梭是歌劇《村莊的占卜師》

Livres.," p. 138.

56 根據丹屯等人的書籍史研究，在 1750 年到 1760 年間密集上市的啟蒙書籍，雖遭查禁，反倒拉抬知名度和買氣，成為暢銷書籍，包括孟德斯鳩的《法律的精神》（*De l'esprit*, 1748）、狄德羅的《關於盲人的書信》（*Lettre sur les aveugles*, 1749）和《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1751–1772）；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1762）、《愛彌兒》（*Émile*, 1762）；伏爾泰的《憨第德》、《論寬容》（*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 1763）以及《哲學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請參閱 Darnton, *Pirating and Publishing*, p. 20.

57 熱納維耶夫與閨密的通信中，唯有兩次談到禁書，透露她和親友對被禁書籍的好奇心。一次是在 1762 年 6 月 9 日，巴黎高等法院發布盧梭《愛彌兒》的禁書令之後，熱納維耶夫在同月 17 日的信中提及：「我沒有讀過讓－賈克（Jean J[acques]），我母親也沒有；他們說內容有一些幼稚的話，但也有一些奇特和寫得很好的東西。」同年 8 月初，熱納維耶夫跟閨密分享她的英語家教老師給的一份法譯英國作家評論《愛彌兒》的文章。另一次，她在信中提到母親正在閱讀一部在法國被禁的書：「我母親現在正在讀德昂先生（M. d'Éon）的回憶錄。多麼愚蠢的人，或者說多麼厚顏無恥的叛徒。這部作品是被禁止的，在巴黎找不到，必須從英國帶來……。」請參閱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p. 9, 22, 126.

58 熱納維耶夫談到伏爾泰在法蘭西劇院上演或是重演的戲劇作品有《浪子回頭》（*L'enfant prodigue*, 1760）、悲劇《奧林匹亞》（*L'Olympie*, 1764）、《蘇格蘭式或咖啡館》（*L'Ecossaise ou le café*, 1765）、悲劇《阿樂茲爾或美國人》（*Alzire ou les Américains*, 1765）、《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 1765）等，請參見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p. 17, 76, 195, 203, 231, 241, 244.

59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17. 熱納維耶夫在信中說，她正在將該劇作翻譯成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e Devin du village*, 1752）的作家。[60]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是她英語家教老師經常拜訪的朋友；[61]休姆則是雙親和巴黎社交圈的座上客。[62]熱納維耶夫身處的上流社交界，雖然是巴黎貴族社群與文人作家長期交流的空間，但也織就了一道防護網，阻擋原本就不把未成年女性視為閱眾的啟蒙書籍，直接流入她透過親友協助建立的私人藏書中。

熱納維耶夫精彩的生活與閱讀體驗，在 1766 年芳華早逝戛然而止。而與啟蒙哲士、上流社交圈沒有社會網絡關係的瑪儂，則在 1771 年間因信仰危機引發的知識論轉向，走進啟蒙書籍的世界。羅蘭夫人回溯個人生命史時提到，她自寄宿學校返家之後的頭幾年，曾透過擔任堂區神父的舅舅認識同意讓她借閱藏書的勒傑（l'abbé le Jay）神父，[63]這個初次體驗促使她從基督教人文學和現代文學為基底建立藏書的學術視角認識「聖父們、史家們、〔希臘〕神話家們、和文學家們」。其中有西班牙黃金時期的騎士文學作品《唐吉軻德》（*Don Quichott*）、笛卡兒的生平傳記（*la vie de Descartes*）、伏爾泰的幾首詩詞。[64]當勒傑這位藏書家神父離世後，瑪儂憑藉著對藏書書目的記憶和摘錄筆記，託父親協助借閱古希臘史家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Diodore de Sicile, 90–30 BCE）的作品、幾部有關法國歷史的著作，以及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孟德斯鳩、洛克和提出「幸福是自然權利」概念的日內瓦法學家布拉馬基（Jean-Jacques Burlamaqui, 1694–1748）的作品。[65]

60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273.

61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p. 17, 33.

62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p. 54, 58, 67–68, 254.

63 勒傑神父擔任堂區第一司鐸（premier vicaire），是瑪儂舅舅的上司。瑪儂約於 1768 到 1770 年這段期間，託父親向熟識友人或租書店借閱書籍，除了宗教類之外，還有教她識字的家教老師用以啟蒙的歷史書籍。參閱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47–248.

64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48.

65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48–24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此可見，瑪儂的家庭環境和社會關係為少女提供的防護網處處有縫隙。最諷刺的例子莫過於 1771 年前後她依勒傑神父書單而大量閱讀期間，居然對自小紮根的信仰產生懷疑而向神父告解。神父為了堅定瑪儂的信仰，借給她當代天主教和新教神學家的衛教作品，沒想到書中對反基督教觀點的駁斥，反而讓她認識了百科全書派的哲士，以及他們一系列被查禁的作品。[66]她陸續取得的禁書有伏爾泰的《論寬容》（*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 1763）、[67]《哲學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1764）、《關於百科全書的問題》（*Questions encyclopédiques*, 1770–1772）、《有關風俗道德的隨筆》（*Essai sur les mœurs*, 1765）；霍爾巴赫男爵（Paul-Henry Thiry, Baron d'Holbach, 1732–1789）的《自然體系》（*Système de la nature*, 1770）、愛爾維修的《論精神》（*De l'Esprit*, 1758）等。[68]瑪儂進一步追溯唯物主義作品的思想源頭，讀了「皇家港的作者們（les auteurs de Port-Royal）、笛卡兒、馬勒布朗什（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5）和斯賓諾莎」。[69]羅蘭夫人回憶她當時閱讀後的感觸：

> 兩個月來，在閱讀笛卡兒和馬勒布朗什的過程中，當我的貓咪喵喵叫的時候，我把牠看成是一個機械在運作。透過把感官知覺從表象符號中分離出來，我似乎在解剖這個世界，於是在這個世界上看不到任何可愛的東西。我發現，將靈魂賦予每一個事物會感覺甜美得多，

66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49–251.

67 羅蘭夫人列舉的書目中，第一本是《論寬容》。研究羅蘭夫人的傳記學者胡克斯（Paul de Roux）特地註明該書作者為霍爾巴赫（Roux,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 p. 404）。本文鑒於該書之後數本都是伏爾泰的作品，做此修改，待日後有其他新的文獻考證，再行更正。

68 羅蘭夫人也列了三位百科全書派哲士，但未標明書名：狄德羅、達朗貝爾（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黑諾（Guillaume-Thomas Raynal, 1713–1796）；以及幾部非百科全書派旗手的禁書作品：阿爾根斯侯爵（Jean-Baptiste de Boyer, Marquis d'Argens, 1704–1771）的《善意》（*Bon sens*）和《猶太人的信札》（*Lettres juisves*）；馬哈那（Jean-Paul Marana）的《土耳其間諜》（*Espion turc*）。參見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51.

69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寧願採用斯賓諾莎的觀點，也不願意有一個失去靈魂的世界。[70]

羅蘭夫人並未向《回憶錄》的讀者說明，她年輕時閱讀的唯物主義論著的思想源頭，所理解的「斯賓諾莎的觀點」是什麼。[71]但是，她清楚傳遞一個訊息：當自己認真理解笛卡兒、斯賓諾莎精要觀點之後，心生「將靈魂賦予每一個事物會感覺甜美得多」這樣的感受。在傳記作者羅蘭夫人筆下的瑪儂，她不假其他思想家的啟發，決定「不願意有一個失去靈魂的世界」，意即她不接受無神論唯物主義哲士為目標讀者打造的純粹理性的世界。羅蘭夫人也藉由這段敘述讓讀者了解，她在那段閱讀自學期間，何以會被遠離狄德羅和霍爾巴赫男爵領導的百科全書派核心圈的盧梭所吸引。

本節從愛書之城巴黎的歷史發展脈絡，指出兩位社會階層不同的巴黎女子，一方面共享該城隨興雜讀的閱讀環境，一方面又從各自家庭中汲取閱讀資源、形塑閱讀偏好。然而，面對 1760 年代問世之際即遭「激進」查禁的啟蒙書籍，熱納維耶夫雖與瑪儂一樣閱讀洛克、斯賓諾莎等百科全書派推崇的思想前輩，但熱納維耶夫卻無閱讀禁書的傾向。下節將就瑪儂與閨密之間的通信進行語境分析，一方面從瑪儂透過閱讀思考上帝是否存在一事切入，指出閱讀是一種階段性的、情境溝通性的流動狀態；另一方面說明她接觸盧梭作品的個人經驗，以及與此時代其他盧梭讀者共同的閱讀效應。

---

70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56.

71 羅蘭夫人未說明的「斯賓諾莎觀點」，其實是 1760 年代後期和 1770 年代百科全書派啟蒙運動內部分歧的關鍵。根據伊斯雷爾的研究，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以斯賓諾莎單一實體（one-substance）哲學為基礎——即上帝與上帝之外的自然、靈魂與身體，上帝與人並無區分，而是單一實體——來取代笛卡兒的二元論，提出理性即是人類生活唯一指導原則的主張，包含道德在內。伏爾泰在《關於百科全書的問題》等寫於晚年的哲學性書籍中，駁斥斯賓諾莎將上帝等同於自然，取消宇宙存在終極原因等形上學觀點，批評狄德羅和霍爾巴赫既誤讀斯賓諾莎，又在錯誤的基礎上建立他們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理性觀。請參閱 Israel, “Voltaire versus Spinoza,” pp. 199–22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閨密與盧梭

瑪儂與好友蘇菲通信的最初階段，除了傳遞情感和問候彼此家人之外，兩人亦頻繁地相互確認和表達想法上的相似性，甚至共同點：「兩個閨密是因為性格、道德和思想上的親近和相似而緊密契合」；[72]「所以，我們對這件事的想法是一致的。我還沒有機會跟妳談這件事，我很高興妳和我有一樣的感受」。[73]兩人皆成長於信仰虔誠的家庭，共同經歷過女修道院寄宿學校的生活。她們通信內容環繞著幸福、美德之類話題的討論、讀書心得的分享，透過強調彼此的友誼與共同信仰，來確保兩人想法一致。於是，在瑪儂筆下，她新近自學認識的伊比鳩魯、西塞羅、蘇格拉底等古代哲人作品，都被誤用來說明「上帝造物主的存在」與「被造之人的幸福」之間相互證成的關係。[74]與自小習慣獨自閱讀與沉思不同，瑪儂在信間往返中，總會於長篇大論後徵詢閨密的想法：

> 妳看，我想得遠遠不夠周全。我需要妳的想法，讓我原本的想法變得更好。[75]
>
> 我只是把我的想法稍微透露一些給妳，這些想法對妳來說並不陌生，我等妳來發揮。[76]
>
> 請把妳的想法加入到我的想法中來：妳是我的第二個自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的心因傾注在妳的懷抱中而得到紓解。[77]

瑪儂在與蘇菲的通信中，不僅需要澆灌友情、提供對方展信閱讀的樂趣，更是想方設法地讓對方抒發想法、進行討論：

---

72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4.

73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20.

74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6. 瑪儂沒有在該信中說明古代哲人相關討論的作品出處。不過，根據她日後寫的《回憶錄》，她在 1768 年到 1770 年這段期間主要是向舅舅的上司勒傑神父借閱書籍。

75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7–8.

76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29.

77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妳跟我說到妳的彈性美德的想法，我似乎也閃過這樣的想法，也能體會，但是還不能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我要求妳先解釋看看，我一定會贊同妳的觀點。妳瞧，我在努力為妳找提筆寫信的動機和理由。[78]

即便對上帝造物主的虔信，諸如「神意」（Providence）、「天啟」（Révélation）等宗教用語和言說解釋依舊是閨密間話語交流的主要凝聚力，[79]但也難以框限她們私密的對話語境以及她們來自真實生活的體驗和感受。

隨著瑪儂擴大閱讀範疇，信上討論的書籍與話題漸漸偏向自我覺察以及身為女性的認知探索。她抄錄了英國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一首題為《孤獨》（*Ode on Solitude*）的法文版頌歌內容（「沉思與學習之間穿插著休憩，適度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純真，讓他每晚都能睡得安穩。」[80]），告訴分隔兩地、多年未見面的蘇菲，這首頌歌帶給自己「極大的愉悅」，也希望「帶給妳〔蘇菲〕一些快樂」。[81]她向蘇菲介紹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托馬斯（Antoine Thomas, 1732–1785）的

78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29.

79「神意」一詞密集用於 1771 年的通信之中，計有 14 次（*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28, 30, 32, 35, 37, 43, 56, 61, 62）；之後零星出現，如 1772 年僅出現 2 次（*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108, 110）。從瑪儂談論天啟的語境和意義變化，可窺見她從虔信到不信神的轉變，如「當我們想用雙眼認識周遭世界，但問題是，被剝奪天啟啟蒙（lumières de la révélation）的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在我看來，對抗天啟的理由有我過去沒有發現的價值」；「所有關於天啟的解釋，在我看來都是有問題的（douteuses）」，引自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32, 191, 400.

80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05. 波普是在 1700 年 12 歲的時候創作這首頌歌，原文為 “Sound sleep by night; study and ease. / Together mix’d; sweet recreation, / And innocence, which most does please, / With meditation.” 根據佩魯（Claude Perroud, 1839–1919），瑪儂信中抄錄的法文版頌歌（“La méditation et l’étude entremêlées de repos, un travail modéré, mais surtout l’innocence, lui procurent chaque nuit un paisible sommeil.”），不是她自己翻譯的，是已經在法國流通的譯本，譯者身分不可考。

81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20.

新作《不同時代的女性精神、情感和行為》（*Essai sur l'esprit, les mœurs et le caractère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 1772），對於作者探討的女性議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她讚賞托馬斯用歷史和社會觀察法面對「男女平等抑或男性優於女性」的爭議，[82]認為作者對議題的態度遠勝傳統讚揚統治階層女性的頌詞，或是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對作者闡釋女性特質和美德不盡周延之處，瑪儂也靦腆加入自己的想法，並說道：「唯有面對妳，我在內心深處是自由的。」[83]

不過，1771 年底到 1772 年間對信仰產生質疑這件事，瑪儂卻沒有兌現與摯友間彼此坦誠的承諾。[84]蘇菲隱約感受到瑪儂欲言又止，提筆詢問，後者隱晦地回應：「我們其實沒有我們以為的自由。」[85]未能十足坦誠表達，不僅源於瑪儂母親自兩個未成年少女通信之初，扮演著信件預審者的角色；選擇隱瞞也是擔心蘇菲對自己的觀感不佳，並對蘇菲的信仰產生負面影響。[86]

經過一段漫長的閱讀和沉思之後，瑪儂日漸走出思緒混亂狀態。她和閨密分享閱讀英國詩人楊格（Edward Young, 1683–1765）《夜晚》（*Les Nuits*）感受到的觸動：[87]「我勸妳去讀讀看，甚至說我懇求妳去讀讀看。如果妳沒有勇氣完全讀完它，那就直接讀談友情的第二夜，還有題目是〈美德〉的第十九夜……妳會在楊格的作品中認識妳的好友，因為在我看來，他寫出了我的靈魂。」在該信的結尾，瑪儂再次提醒：「再見了，我親愛的好朋友，我用我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性來愛妳。寫信給我，

82 瑪儂提到的兩性孰優孰劣爭議，是指中世紀晚期開始的「女性爭論」（la Querelle des Femmes）。該議題持續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文學寫作，相關討論和學術研究，請參閱 Nicole Pellegrin and Eliane Viennot, eds., *Revisiter la «querelle des femmes»: Discours sur l'égalité/inégalité des sexes, de 1750 aux lendemains de la Révolution* (Saint-Etienn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Etienne, 2012).

83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92.

84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p. 250–256.

85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48.

86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91.

87 Edward Yong, *Les Nuits d'Yong*, trans. M. Le Tourneur (Paris: Le Jay, 177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果妳想了解我，最重要的是讀懂楊格。」[88]

兩個少女閱讀同樣的讀物，不只為了增加交流的話題，更是意識到對方遠非擁有同一個靈魂的「第二自己」，因而建立了接納雙方差異認知的管道。當蘇菲對《夜晚》提出不同的感受，瑪儂回應道：

> 我向妳承認，我在讀《夜晚》的時候，並沒有妳告訴我的那種感覺……。我完全同意妳對小說的看法，我也討厭小說；但我對歷史書籍的看法跟妳不一樣，至少沒有像妳那麼喜歡歷史。對我來說，歷史書籍已經失去了它曾經擁有的大部分魅力，我在書中只看到了千篇一律：總是同樣的人、同樣的激情、同樣的事情。妳只需要改變日期和地名，我們將永遠看到同樣的事件。歷史書曾給予我樂趣，我受過它的恩惠；但現在我對城邦和政治世界的了解已經夠多了，我不再需要透過歷史來研究今天的人，這類書籍不再是我研讀的對象。[89]

難得蘇菲積極接納她所推薦的讀物，也喜歡上歷史，但瑪儂卻坦承，她曾熱情研讀的古代史和當代史，不能再回應自己目前的知性需求。參照她後來撰寫的《回憶錄》，這封寫於 1773 年 6 月的信件，是為了隱瞞她先前經歷的信仰懷疑一事，省略不提歷史書籍是促成她對教會世界觀產生質疑的推手之一。[90]

---

88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47.

89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48.

90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250. 《回憶錄》中敘述和解釋出現信仰危機時，沒有歸因於單一思想家或某一本書籍，但提到當時瑪儂看到教會「對於所有無視它或已經無視它的人施加普遍的詛咒」非常反感，並在閱讀多部史書後體認到：「數個世紀更替，眾帝國鐵騎行進，諸般公共美德（les vertus publiques）及無數國家犯下無數的錯誤之後，我覺得造物主把自己創造的無數的人這樣的劣質品，扔在有無數災難危險的世界上，讓他們擔憂害怕地度過無知的夜晚，這種造物主的想法實在過於狹隘、荒謬和殘暴。」在另外一封寫於 1774 年 1 月 30 日的信中，瑪儂也為了向閨密隱瞞自己的信仰危機，僅輕描淡寫地提到她「在書房裡安靜地寫下上帝存在的理由」。引自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79. 此外，《回憶錄》作者羅蘭夫人對於古希臘羅馬等帝國的征伐暴力，冠以「公共美德」，應有暗諷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瑪儂和蘇菲通信初期，一起接受修道院女子學校的宗教教育，在讀書心得上擁有共同的認知感受，後因著瑪儂的變化，兩人的閱讀方向漸行漸遠。[91]這對閨密也逐漸意識到，無論是提筆寫信的動機和需要，或連帶影響書信表達的形式與內容，兩人差異日益加劇。面對蘇菲抱怨她寫信往往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非朋友間的噓寒問暖，瑪儂首先用防禦性口吻自我辯護：「我所寫的一切造成妳對我的成見。的確，我不像妳那樣需要朋友，因為我與我的反思作伴。我在照顧思考中的自己的時候〔指書寫創作〕，總是非常愉快。」[92]隨後，瑪儂夾雜自我剖析的苦澀，承認她確實透過書寫來舒緩思緒帶給她的莫大負擔。瑪儂需要閨密的諒解和傾聽：「但是，請妳仔細想一想，就算我不需要朋友來宣洩我心中澎湃的思緒，還是需要至少一位旗鼓相當的朋友來安撫我極度敏銳的特質。這種特質讓我倍感沉重。如果不安撫它，它將會折磨我。」[93]

瑪儂經歷信仰危機以及蘇菲直言帶來的衝擊之後，她寄給蘇菲的信依舊有長篇幅的反思心得，但不再力邀對方閱讀引發自己思考的書籍，也不再百般要求對方對等回應讀後感想：

> 我把這封信寄給妳，並不是當成一篇道德哲學的論文，而是一篇對幸福生活方式的思考心得，是我與自己的對話，就如同我思考其他主題一樣，不曾想過要別人當見證。是因為妳在來信中思考有關生活的恥辱和代價問題，讓我起心動念把自己寫的心得寄給妳。如果妳對我所寫的心有所感，它們就有價值了。[94]

---

de Robespierre, 1763–1794）之意。他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是最密集於政治集會演說使用該詞，以強調國家的道德維度、共和國美德的政治家。

91 瑪儂在信中分享新近研讀的科學類（les sciences）書籍，列舉了「自然史、物理、天文、一點幾何學」之後，約略提到「還有一點形上學和哲學」。參閱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49. 而在撰寫《回憶錄》時，卻針對最後兩項做了說明，包括回溯閱讀笛卡兒和斯賓諾莎的感想。

92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67.

93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67.

94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6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雙方相互尊重和接納性格與閱讀興趣的差異，成為彼此通信的約定和默契。隔年，即 1774 年，蘇菲首先坦承自己對信仰產生懷疑，兩位閨密因而互相傾吐。這個共同經驗再度激起瑪儂內心深處「兩個身體一個靈魂」的感受。「啊！我親愛的朋友！能不能有新的紐帶讓我們心靈結合得更加緊密？生來就有相同的情感，被那最神聖的紐帶，即神聖的友誼聯繫在一起。如今，我們經歷同樣的轉變……。」[95]瑪儂是在母親過世之後，才向當時已經恢復信仰的蘇菲坦承自己不信神。[96]在一封寫於 1775 年歲末的信中，她向蘇菲描述自己歷經多年的覺察和反思，如今的她不再因為不信神而感到難堪，並已達到一種事理通達的心境狀態。因為不信神不意味著自外於烙印宗教儀式的社會，即便遭受喪母之痛，她也能夠恢復心靈的平靜和幸福。[97]此時，面對各自宗教和哲學立場的差異，以及蘇菲明白表露不以為然的態度，瑪儂以從容淡定的自信回應：

> 我的思想不像妳，但我對妳的愛並不亞於妳……。我尊重妳的性格，我認為妳的性格是可貴的，而且有一天可能會成為我性格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我目前擁有的那些性格特質是好的。我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活得快樂幸福，儘管我們有分歧，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一對好閨密。在妳看來我可能不完美，但我了解妳，妳需要一個知心密友，而我就是最適合妳的那個人。儘管妳有怨言，但妳還是會永遠愛我。我因為考慮到這一點，就下定決心不對妳隱瞞我腦子裡所有的想法。[98]

瑪儂這段話透露出在自我主體形塑的過程中，蘇菲是她用以區別、調和自我認識和社會認可的對話者。此外，當瑪儂談起推動這個辯證過程的哲學性書籍，她一改過去的猶豫和隱瞞，即便蘇菲不認同也決定坦承。

---

95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91.

96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12. 瑪儂的母親於 1775 年 6 月 7 日去世。

97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52.

98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404–40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一封寫於 1776 年 2 月 19 日的信中，瑪儂提到自己打算寫信給盧梭。[99] 蘇菲非常詫異瑪儂對盧梭展現的熱情，回信追問她出於什麼動機寫信給哲士；瑪儂對閨密的反應也深感驚訝，藉此向後者如數家珍地介紹和簡評「讓－賈克」（盧梭名）一系列的成名作。瑪儂在該信結尾邀請蘇菲放下家中的日常瑣事和社交應酬，與她一起研讀這些名作：「啊，我親愛的蘇菲，我們若能擺脫那些煩人的人群，沉浸在舒服自在的閱讀中，那將是多美好的事啊！」[100]

瑪儂感到驚訝，或許納悶蘇菲不是常聽自己介紹盧梭大作嗎？而且蘇菲在家人陪伴下到訪巴黎、安慰摯友喪母之痛期間，也親見摯友發自內心的崇敬和熱愛哲士。[101]羅蘭夫人憶起那段痛失至親之際，透過舅舅認識的勒鞏神父（l'abbé Legrand），為了緩解她的悲慟，曾交給她一本《新愛洛伊絲》（*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羅蘭夫人描述當時她閱讀該書的感觸是，即便讀過「無以計數的作家、史家、文學家和哲學家」的作品，只有盧梭能闡釋她「內心早已存在的感受和想法」，「而且只有他知道如何向我解釋」。[102]

瑪儂在經歷此前所未有過的閱讀體驗之前，曾於 1774 年間的通信中數次向蘇菲提及這位哲士。當時她正在思考上帝是否存在，不認同盧梭

99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80.

100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390–392. 瑪儂列出盧梭的作品時，沒有根據出版順序，而是以《愛彌兒》為起首，依序記錄有《新愛洛伊絲》、《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5）、《社會契約論》、《論科學與藝術》、《山中書簡》（*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 1763）和《一封談戲劇的信》（*Lettre à D'Alembert sur les spectacles*, 1758）。本小節接下來將聚焦瑪儂 1770 年代中期前後四、五年對於盧梭著作之閱讀經驗，並分析她心得感想的變化。至於盧梭於 1760 年代初期發表《新愛洛伊絲》、《愛彌兒》等代表作品中，對於巴黎社交生活的批評意見，將於下一節討論熱納維耶夫的文學寫作經驗時，再做分析和說明。

101 蘇菲是在瑪儂母親過世三週後（6 月 28 日）抵達巴黎，待至 7 月 11 日返回亞眠家。參閱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309, 310.

102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30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對思考的論點：「盧梭考慮人的自然狀態，認為思考的人是墮落的動物（un animal dépravé）。照他這麼說，在所有我輩動物中，最墮落者非我莫屬。因為我太需要反思，絲毫不能不反思。」[103]信中引述的論點，雖然非抄錄原句也未指明書目，但其實出自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一文：「如果自然諭令我們健康，我幾乎敢確定地說，思考狀態必然違背自然，而且進行反思的人就是疏離自我的動物。」[104]瑪儂雖然試圖鼓勵蘇菲跟她一樣採取不信神的懷疑態度和思辨方法，以超越教會「教育的極端權力」（"l'extrême pouvoir de l'éducation"）對自身的影響，她還是緩和了語氣並體諒蘇菲的難處，她寫道：「我知道盧梭說過『意圖改變人的個性，就是想要改變自然，也就是意圖把棕髮的人變成金髮』。」信中明確指出引文出自《愛彌兒》之後，瑪儂針對哲人的論證邏輯提出批評，認為作者一方面說教育者不要企圖改變人的個性，一方面又強調他這本書對於教育具有值得信賴的影響力，這兩個論點明顯自相矛盾，削弱了該書的權威性。[105]很明顯，瑪儂是在閱讀《新愛洛伊絲》之後，才對作者產生與她同時代無數盧梭迷共有的閱讀效應——丹屯稱以「盧梭主義效應」（Impact of Rousseauism）[106]——讀者不只在閱讀之際與作者筆下的人物產生共情效果，還讓作品進入自己的真實人生，並以實際行動親近作者本人。於是，她決定寫一封信給「神聖的讓

103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84.

104 引自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苑舉正譯註，《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234。原文 "Si elle nous a destinés à être sains, j'ose presque assurer que l'état de réflexion est un état contre nature, et que l'homme qui médite est un animal dépravé" 中的 "animal dépravé"，中文版未直譯為「墮落的動物」。

105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214. 在瑪儂與蘇菲的通信中，教育是她觀察和描述生活環境時談到的眾多話題之一。要到 1773 年初，她才跟蘇菲表示自己在「反思教育的弊端」（*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30）。18 世紀中葉以降，談論孩童和女性教育的書籍相繼上市，但盧梭的《愛彌兒》是瑪儂信中唯一具名引述的教育論著。

106 參見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p. 23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賈克」（“divin Jean-Jacques”），[107]她視盧梭為「人類的朋友、人類的恩人，亦是我的恩人」（l’ami de l’humanité, son bienfaiteur et le mien）。[108]

所以，蘇菲對瑪儂計畫寫信給盧梭表示不解，其實是對發生在瑪儂身上那完全陌生的閱讀效應感到驚訝。[109]此外，瑪儂自從失去母親羽翼保護之後，又處於適婚年齡，她與多位家庭社會網絡的男性長輩建立起的書友關係，成為她意圖走出蝸居的書室和讀者身分，向文學世界探索的關鍵因素。家中常客之一，因父親工作關係認識的日內瓦籍鐘錶師傅莫黑（Moré），他熟悉盧梭的作品，且與這位同鄉的哲人保持來往。瑪儂在信中跟蘇菲分享莫黑理解她渴望親睹哲人風采，遂提議一起造訪盧梭之事。[110]她欣喜之餘，擬定一個更為周全禮貌的計畫，即託付莫黑轉交盧梭一封親筆信，等幾天過後再親自登門，取得哲人口頭或親筆回覆。[111]

造訪哲人家之後，瑪儂向蘇菲解釋她對盧梭及其作品的崇敬欣賞之意，藉以說明自己給哲人寫信的動機。瑪儂自然清楚盧梭期待作品對讀者產生的閱讀效應，不止於文學賞析層次。然而，對於自小嗜讀、喜愛思考的瑪儂來說，她提筆寫信，親訪盧梭，其實是在選擇性回應哲人透過作品對讀者提出交心的邀請：她沒有接受哲人以愛彌兒的家庭教師之口，告誡女性不碰書本、不提筆寫作的教導。她語帶得意地告訴蘇菲，透過盧梭夫人得知，哲人居然以為鐘錶師傅代轉的書信是出自男人之手。[112]在後續與蘇菲的通信中，瑪儂毫不遮掩自己對文學寫作的興趣。

107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44.

108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92.

109 瑪儂儘管親切邀請蘇菲與她共讀盧梭，蘇菲卻毫無興趣，在前者提議將近一年之後，才表示會找來讀讀。參閱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I, p. 111.

110 瑪儂暱稱莫黑為「共和國哲人」（“philosophe républicain”）。在一封寫於 1778 年元旦晚上的信中，瑪儂告訴蘇菲她當日收到莫黑送的新年禮物：盧梭作品全集。參閱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I, p. 179. 盧梭於 1778 年 5 月 20 日過世，得年 66 歲。

111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80.

112 在同一封信中，瑪儂向閨密詳述自己在父親店鋪的管家婦人陪同下，拜訪盧梭家的過程，包括盧梭夫人代為回應，說明丈夫面對跟瑪儂一樣絡繹不絕登門造訪的讀者，不可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她或持續將長篇書評夾入書信，或將一份獨立的「作品節選」（“extraits d’œuvres”）、一篇散文，與信件合併寄給蘇菲以及在 1776 年年底加入通信「群組」的蘇菲之姊昂莉埃特，瑪儂甚至提議將她們之間的通信命名為「文學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再過不久，蘇菲姊妹將不再是瑪儂唯二分享讀書心得和寫作的讀者。[113]有關瑪儂在 1775 年至 1777 年間的文學寫作經驗，本文在下一節再行深入析論。

關於瑪儂關切的宗教教育問題，她也從自身的閱讀與反思經驗來接納盧梭的思想。1777 年，瑪儂向蘇菲坦誠自己不信神的一年後，在信中表達自己長久以來秉持一種簡單明瞭，即「我絕不會相信二加二不等於四」的數學理性，用以檢驗教會灌輸人們相信的天啟、神蹟、預言等權威觀念：

> 我完全可以想像，當神學和經院哲學在他們身上披著陰險的面紗時，各國必須在無知和狂熱中煎熬和爬行。我向妳保證，我的好友，要保有信仰，就必須既不認識神父，也不聽神父的話；這個被他們痛罵的讓－賈克，[114]比世界上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更願意帶領我回到基督教；幸運的是，我已經有了自己的原則，我知道什麼是美德，

能一一接待等。參見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382–384.

113 學者梅伊（Gita May, 1929–2016）曾詳細分析盧梭作品對於羅蘭夫人在思想以及寫作上的影響，包括她在獄中仿效《懺悔錄》撰寫《回憶錄》等。他的研究中也提到羅蘭夫人 1776 年對於《愛彌兒》的評論，可惜並未指出羅蘭夫人不論是在婚前還是婚後的閱讀和寫作經驗，完全與《愛彌兒》有關女性教育的指導方針背道而馳。參閱 Gita May, “Une lectrice selon le cœur de Rousseau,” in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à Madame Roland: essai sur la sensibilité préromantique et révolutionnaire* (Genève: Droz, 1974), pp. 25–46. 本文第三節將專門討論瑪儂在文學寫作上體現的性別反思。

114 巴黎索邦神學院譴責《愛彌兒》主張以人生而無罪的觀點取代教會提倡的原罪觀。蓋伊（Peter Gay, 1923–2015）在《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1969）書中，對於盧梭的宗教思想做了言簡意賅的說明，也詳細評論相關學術研究。參閱彼得．蓋伊（Peter Gay）著，梁永安譯，《啟蒙運動（下）：自由之科學》（臺北縣：立緒文化，2008），頁 611–63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在心裡發誓要永遠遵循它，而且不論我秉持什麼樣的宗教觀點，我都會遵循於它〔指美德〕。[115]

瑪儂不再用「不信神」來定位自己的宗教立場，並開啟重拾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此時的她，早已掌握百科全書派哲人用以對抗天主教會、力除社會蒙昧無知的啟蒙運動所強調的理性思維和方法，又從《新愛洛伊絲》與《愛彌兒》等盧梭為了重建道德社會所勾勒的理想藍圖、以及作品中激勵人心的美德之人，確認了自己的心性志向。自此，她在書籍世界的探索，已經走過隨興雜讀的女童階段，脫離了宗教教育限定的閱讀軌道；雖然接觸教會禁書，卻從盧梭和獨尊理性的無神論唯物主義論著中擇取精華，領悟出經過自己消化和理解的啟蒙世界觀。[116]

本節透過分析瑪儂與蘇菲的通信語境，指出她在探索書籍世界當下時刻的閱讀體會，是處於一種階段性的、情境性的流動狀態。通信文獻等記錄私人讀書心得和書訊的證詞，呈現讀者在特定溝通情境下，對具體閱讀經驗做的選擇性說明和意義詮釋。這點不只體現在瑪儂對信仰心生懷疑時期，當時她為了不讓母親擔憂和知己困擾，隱瞞不談自己接觸教會禁書，也體現在她對盧梭作品預期的閱讀效應所做的選擇性回應。

再者，瑪儂對天啟信仰觀，從懷疑、不信神，到採納盧梭的宗教觀點，這段歷程不僅見證了啟蒙運動訴求理性思辨方法的個人實踐，同時也說明嵌入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和文化教育生活的天主教教會，一方面有不容信徒跨越的禁忌界線——瑪儂既對懷疑信仰而忐忑不安，也顧慮虔誠的母親和朋友的反應；另一方面，在教會運作活動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裡，又處處出現界線防護網的縫隙。從啟蒙書籍的治理視角觀之，這是源於三個交互影響的因素：一、查禁書籍的激進手段反倒行推

115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524.

116 相較羅蘭夫人在寫於獄中的《回憶錄》裡強調自己是熱愛共和主義的盧梭信徒，瑪儂在母親過世後寫給閨密的信件中，時不時將伏爾泰和盧梭相提並論，如「我們最近讀了詩人盧梭的作品，讀了伏爾泰先生的一些詩句；我們陶醉在被激發的熱情之中，當我們把同樣的東西讀了十遍後，都哭了。」瑪儂向蘇菲如此描述她和一位訪客書友的讀書近況。參見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46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銷啟蒙運動之實；二、代表王權的書業管理者採取彈性治理，且管理者所屬之貴族階層以支持新科學知識和文學創作活動，展現其在文化生活與輿論領域的領導地位；三、在強調等級位階和從屬關係的舊制度社會裡，上位者通權達變，保護遭到教會打壓的啟蒙書籍作者——儘管百科全書派內部對於宗教信仰之於個人和社會意義的認知，存在巨大的分歧和爭議——這一點似乎也體現於人際互動中，如瑪儂雙親通融她讀書，以及書友長輩鼓勵她從事文學寫作。

因此，瑪儂向親友隱瞞或坦白自己不信神一事，既是她面對宗教禁忌界線的個人抉擇，也與當時政治治理和人際交往等社會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密切相關。同樣的，她涉足文學寫作一事，也是因為在以性別規範約束女性知性活動的舊制度社會裡，同時存在一條歷史上由貴族女性作家向其他女性親身示範如何通往文學世界的路徑，而閱讀自學只是這條路徑的起始點。

三、嗜讀女子的文學初體驗

《危險關係》（*La liaison dangereuse*, 1782）的作者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 1741–1803）在〈論女性教育〉（"De l'éducation des femmes," 1783）這篇未完成稿中，將閱讀定義為女性可以「彌補第一次教育之不足」的「第二次教育」，並希望「女性有足夠的智慧，除了對她最親密的友人們如吐露知心話般談論，否則永不炫耀她的知識」。[117]拉克洛用閱讀自學來定義女性得以提升知性能力的「第二次教育」，主張貴族等教養階層女性需要精進自小從私人家教課程習得的讀寫能力，學習非宗教類知識，不自限於女修道院寄宿學校為鞏固「小姐們」（demoiselles）的虔信所灌輸的宗教道德教育，也就是作者所謂的「第一次教育」。在 18 世紀女性教育的知識論述發展脈絡中，拉克洛支持女

117 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79), p. 44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閱讀自學的觀點，明顯延續了費耐隆的《論少女的教育》——瑪儂的父親誤以為是寫給女孩的讀物而買給她——以及隆貝爾夫人（Madame de Lambert, 1647–1733）響應費耐隆倡議所發表的〈母親寫給女兒的建言〉（“Avis d’une mère à sa fille”）。他們在各自發表於 17 世紀末和 18 世紀初期的著述中，都敦促貴族和教養階層讀者注意家中閨女的知性教育，[118]並具體提出家教課程、適合女孩閱讀自學的書籍等建議。[119]

在熱納維耶夫和瑪儂上過的家教課程中，讀寫、文法、算術、音樂和繪畫是費耐隆結合上流社會看重的才藝教育，和他主張應為女孩增添適度知性教育的新觀點，向《論少女的教育》讀者所建議的基礎性課程內容。從 18 世紀巴黎城裡教養階層盛行為家中閨女安排的私人課程來看，費耐隆的教育理念符合社會需求，具有通則性和普及性。然而，他的女性閱讀自學倡議，卻不是向當時巴黎貴族社群偏好閱讀的世俗性文學妥協。費耐隆以培育少女的虔信和訓練她們成為「好妻子和好母親」作為宗旨，明言反對小說和戲劇；[120]並推薦少女閱讀古希臘羅馬、法國

118 費耐隆和隆貝爾夫人都在書中開宗明義向讀者指出「沒有什麼比女孩的教育更被忽視」的問題，後者甚至強調該問題對於家庭和社會整體利益造成負面影響。引文出自 Fénelon,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p. 1;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de Courcelles (marquise de Lambert), “Avis d’une mère à sa fille,” in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ed. Robert Granderoute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90), pp. 95–150. 費耐隆《論少女教育》一書在 17 世紀女孩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性，請參閱 Elizabeth Rapley, “Fenelon Revisited: A Review of Girls’ Educ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Histoire sociale-Social History* 20, no. 40 (November 1987, Ottawa), pp. 299–318.

119 這兩部倡議重視女孩教育的論著，在 18 世紀的出版市場上不僅暢銷，也啟發女性作家涉足教育領域，甚至自編教材，為兒童和女孩提供適合不同性別和不同年齡層閱讀的書籍。請參閱 Isabelle Brouard-Arends et Marie-Emmanuelle Plagnol-Diéval, eds., *Femmes éducatrices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此外，根據學者的統計，僅在 1750–1789 年期間，為兒童創作的一般作品的數量是 18 世紀上半葉的四倍，共計近 500 種，再加上約有 100 種舊作重印。請參閱 Isabelle Havelange, “Des livres pour les Demoiselles XVII^{e} siècle – 1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in Brouard-Arends,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pp. 575–595.

120 費耐隆也譴責「荒唐的故事」（“contes ridicules”）和「冒險故事」（“récit des aventure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其歐洲鄰國等歷史和地理知識的非宗教類書籍。[121]在這位教育家特別警告孩童和少女遠離的知識類別和文學作品中，以「智慧」（“l’esprit”）視角詮釋上帝和人的靈魂等屬靈（“la spiritualité”）議題的哲學研究，[122]卻是瑪儂閱讀自學過程中，最為重視思辨和寫作的知識領域。戲劇一直是巴黎上流社交圈最熱衷參與的文化活動，也是熱納維耶夫從閱讀自學者成為業餘作家最喜愛的創作類型。

相較西提島上雕刻師傅的愛女，曾經把閨密通信變調成了哲學思辨論壇而讓好友苦不堪言、抱怨連連，住在瑪黑區的熱納維耶夫則習慣以一種輕快活潑的語調，跟閨密分享她讀義大利人文學者作品的心得：

> 我重讀了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我目前在讀阿里奧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我認為沒有比這更瘋狂的故事了。他從一個故事到另一個故事，卻沒有完成任何一個故事，他編造的故事時常超乎常理，會提到法術、魔術師、有翅膀的馬。我很快就讀完了第一卷：他愚蠢的瘋狂〔故事〕（folies）讓我覺得很有趣。[123]

或是介紹她隨信附上的個人創作，僅供「消遣娛樂」（divertissement）：「我把在化妝時寫的兩篇仿《阿那克倫》（*Anacreon*）的戲劇小品送給妳。如果妳覺得寫得很不錯，可以抄錄一份。原劇很迷人，是用義大利語寫的，我記得妳手上有。我求求妳讀一讀吧，它會帶給妳極大的樂趣」；[124]「我寄給妳一個小故事，是我從《旁觀者》（*Spectateur*）上翻譯過來的，在我看來寫得非常美，妳可以留著喔」；[125]「我希望能完成《克洛里斯》（*Cloris*），目前只寫了兩幕，第三幕還在醞釀中。真希望妳會對它感興

Fénelon,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p. 91.

121 Fénelon,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pp. 127–128.

122 Fénelon,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pp. 122–123.

123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13.

124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39.

125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2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趣。」[126]

業餘女文青獻給閨密的戲劇或詩文小品，有自己信手捻來的即興創作，也有寫作計畫中的階段性成果。她慣用一種輕鬆愉快的語調介紹作品，並總是承諾閨密，閱讀作品會帶給她樂趣和新奇感。熱納維耶夫把閱讀和文學寫作當成消遣娛樂，其實是巴黎上流社交圈常見的文學與文化活動。[127]熱納維耶夫迂迴地傳達，她期待閨密能夠用鑑賞文學作品的認真態度來看待自己寫的劇本：「妳是個淘氣的孩子，一直向我索取作品，但妳擁有的比妳沒讀過的多。難道妳手上沒有我寫的悲劇和喜劇可以品讀、指責、批評了嗎？」[128]「這就是《幸福的女繼承人》（*Heureuse Heritière*），我不確定妳是否讀得懂，因為我沒有抄寫得很工整，又擔心再重抄的話，又沒完沒了的東改西改。明天請把它帶回來還我。希望妳對我的作品滿意喔。」[129]

此外，熱納維耶夫還會把她的劇本拿給母親和親友過目，或是透過朗讀作品取得反饋之後，在自宅安排私人演出，這就是巴黎上流社會最受歡迎的娛樂活動之一：「社交劇場」（"théâtre de société"）。一如研究 18 世紀巴黎沙龍社交的利樂堤（Antoine Lilti）指出：「上流社會熱衷於參加巴黎的各種演出活動，除了法蘭西劇院和歌劇院，以及市集的劇院和林蔭道旁的露天演出，也把自家的沙龍變成了娛樂表演的場所。」[130]史家對於法國 18 世紀中葉風行於上流社會之「社交劇場」的歷史起源未有定論；[131]僅從熱納維耶夫少女時期的通信紀錄，也無法確認她在透過

126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116.

127 Antoine Lilti, "Le divertissement lettré: une littérature de salon?," in *Le Monde des salon: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5), pp. 295–315.

128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120.

129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139.

130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 p. 249.

131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 p. 250. 根據現有研究資料，可以確定的起源包含路易十四王時代的宮廷戲劇表演，以及耶穌會等修會主辦的中學在耶穌誕生等宗教節慶時，舉辦詮釋聖經故事的戲劇表演。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閱讀自學的過程中，何時開始遊走於讀者與業餘作家兩個角色之間，並創作在私宅演出的劇本。不過，熟稔文學業餘者得宜姿態的熱納維耶夫，除了情商家人和朋友擔任她戲劇等作品的讀者和評論人，在特殊時機來臨時，也不隱藏自己對於創作嚴肅作品的興趣。1763 至 1766 年，休姆因擔任英國大使秘書造訪巴黎期間，透過友人引薦，認識了熱納維耶夫的雙親。[132]熱納維耶夫向閨密描述這位哲人長輩對她的殷勤問候：

> 我收到他〔休姆〕留給我的一封信，這封信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真的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妳知道，我是多麼欣慰那些離去的人沒把我忘記。我以一種介於愉悅和興奮的心情——妳很熟悉的——展讀這封來自那位「冷靜又慈愛」的哲學家（mon “cool warm hearted” philosophe）的信。他在抵達兩天後還沒有收到我的消息之前，就主動寫信給我。儘管我對他很有好感，但我真的沒想到他會這樣做。週日見面時，我唸給妳聽。[133]

休姆和熱納維耶夫的家人熱絡交往一個多月後，委託少女將他於 1742 年發表的〈論藝術和科學的興起和進步〉譯成法文。熱納維耶夫在 1764 年年初著手翻譯。她集中心力以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任務後，提筆向氣惱她音訊全無的閨密道歉，[134]並開心宣告：「我終於為休姆先生完成了所有的翻譯」，旋即又向閨密抱怨道：「這個壞蛋（coquin）實在

132 休姆於 1763 年 10 月 18 日抵達巴黎；熱納維耶夫第一次在寫給閨密的信中提到這位哲人，是在 1763 年 11 月 17 日。請參閱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54.

133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55. 熱納維耶夫在一封寫於 11 月 29 日的信中，描述前一日（28 日）休姆偕英國大使之子英格拉姆－西摩－康威（Francis-Ingram-Seymour Conway, vicomte Beauchamp, 1743–1822）登門拜訪，以及她和這位 21 歲的年輕英國貴族彼此用對方母語聊天的趣事。她在信尾寫道：「我的天啊，昨日等這些先生們離開之後，我讀了一齣讓我傷心欲絕的英國悲劇。」參閱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58.

134 熱納維耶夫在回覆閨密的一封短函中，簡單交代自己有要務在身：「我在為休姆先生工作。」參閱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6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值得我為他如此費盡心思，因為他說好今天要來的……。」[135]熱納維耶夫在一封寫於 1765 年 7 月 30 日的信中，告訴閨密休姆沒有回信給她，說自己「平常沒有跟他通信，不敢再寫第二封信」。兩週之後，熱納維耶夫以英文回覆可能鼓勵她再提筆寫給哲人的閨密：「我不認為有必要再寫給休姆先生了，況且我也不知道他何時或是否會回巴黎。」[136]

從熱納維耶夫寫給好友的書信內容推測，她應該不知道休姆是為了陪伴盧梭避居英國而匆促地離開巴黎。巴黎上流社交圈——休姆看待為「世界上最愜意之地」（“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137]既是熱納維耶夫賴以養成其業餘作家身分的寫作環境，也是她用以觀察「人間劇場」的對象：

> 「宮廷」是個醜陋之地，我的孩子，我這不是在說教，實際上，那裡充斥著利益和野心。人們認為，僅靠生活在主人的尊敬中是無法獲得幸福的，必須贏得最高程度的寵愛。為此，人們犧牲了一切，人們甚至認為放棄一些東西能夠最有效地達到目的。我不知道這有沒有道理，但我注意到，當一個人從凡爾賽回來的時候，即使坦率，也會帶有一種細緻的語氣。他也更在乎強調自己姓氏的價值；總之，在我看來，有這般經歷的人是處於某種陶醉狀態。[138]

年輕女子彷彿從沙龍一隅，悄悄窺看自權貴雲集的凡爾賽宮廷返回日常世界的親友訪客，並輕描淡寫地描述他們舉止談吐和氣質表情的微妙變化，無聲地向閨密吐露些許感觸。熱納維耶夫這段文字帶有評論社交名流虛榮浮誇的意味，應該不是受到盧梭作品的「直接」啟發。盧梭在《新

135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68.

136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p. 268, 275.

137 引自 David Edmonds and John Eidinow, *Rousseau's Dog: 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7), p. 80; 休姆旅居巴黎期間，受到上流社會熱情款待，並在萊斯皮納斯小姐（Julie de L'Espinasse, Mademoiselle, 1713–1784）、霍爾巴赫男爵的沙龍聚會結識了狄德羅、格里姆、達朗貝等百科全書派人士。休姆於 1766 年 1 月 4 日離開巴黎。

138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8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愛洛伊絲》裡，以其家鄉日內瓦居民用心品讀好書為模範，批評巴黎菁英人士譁眾取寵的閱讀行為：

> 法國人的閱讀量很大；但他們只讀新書，或者說他們瀏覽新書，與其說是為了讀，不如說是為了告訴別人他們讀過。日內瓦人只讀好書；他們閱讀、消化所讀之書，不去評價，只去理解。判斷和選擇都是在巴黎進行的，幾乎只有被選中的書才會送去日內瓦。這意味著在日內瓦讀到的書雜燴性質低，帶來更大的助益。婦人們則在她們的避靜處獨自閱讀……。[139]

盧梭所謂「判斷和選擇都是在巴黎進行的」，指的是百科全書派及其依附的巴黎上流社交圈；百科全書派核心人物格里姆（Friedrich Grimm, 1727–1807）主筆的《文學通訊》（*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甚至針對歐洲各國菁英階層輸出經其點評的書訊。熱納維耶夫與閨密向來熱衷於交流她們從親友網絡獲取的宮廷、巴黎文學界消息，並分享最新上市的書籍。1762 年，盧梭的《愛彌兒》遭查禁，他本人也面臨逮捕而逃出巴黎。1765 年 12 月，他經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重返巴黎會晤休姆，並在後者的陪同下，啟程避居英國。[140]對於盧梭和他的作品，以及他那段引發巴黎社交界、新聞輿論議論紛紛的逃亡歷程，熱納維耶夫在通信中僅談及三次，而且旨在分享藝文時事：告知閨密《愛彌兒》遭禁，分享她的英語家教老師找到的一份關於該書的評論，以及巴黎歌劇院在 1765 年上演盧梭 1752 年的歌劇舊作《村莊的占卜師》。

熱納維耶夫與盧梭作品的距離感，或許源於禁書令和家庭防護網阻礙她取得哲人的作品，也可能是因為她從家教老師等管道多少聽說盧梭借愛彌兒的家庭教師之口，威脅踏入書本世界的女性，會跟 17 世紀的貴

139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Nouvelle Héloïse*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7; 1re ed., 1761), sixième partie, Lettre V, p. 501.

140 有關休姆和盧梭反目成仇爭議的研究，請參閱 Antoine Lilti, “Opinion Mondaine, opinion publique: L’affaire Hume-Rousseau,” in *Le Monde des salon*, pp. 342–355; Edmonds and Eidinow, *Rousseau’s Dog*.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女作家一樣「讓自己變成了男人」（s'est faite homme）。[141]然而，對於自小在書籍薰陶下長大的熱納維耶夫和瑪儂而言，嫁作人妻之前的讀書摘要、心得筆記、劇作、譯作或是詩詞小品等自娛娛人的創作，不正說明了她們已經走在通往文學世界的路途上？當休姆於 1766 年 1 月 4 日離開巴黎，身染麻疹的熱納維耶夫從持續發燒的狀態逐漸好轉，甚至重新恢復上繪畫、語言和數學等多門家教課程。自她染疫到病情急轉直下、於 1766 年 8 月去世這段時間，只要身體狀況允許，她就重拾所有平日喜愛的活動，包括與閨密相互借書。她生前最後一次談到休姆，還是關於書籍，只不過這次是單向借出，不再要求閨密限時歸還了：「妳想要的那本休姆先生的書，就儘管留著讀。」[142]

熱納維耶夫過世後，留給家人和朋友的不只是藏書。她生前曾向男性友人杜塔特（Dutartre）出示自己的作品，他在寫給故友母親的哀悼信裡表示，他打算收集熱納維耶夫所有的作品出版成書：「夫人，我已經收集了我們所悼念的摯愛的所有作品。之前她曾給我看過一些作品，並在交給我看的時候告訴我，您手上有一些她自己沒有保留副本的作品。希望您願意讓我借閱，閱畢後我將完整的還給您。……如果它們喚起了我們的痛苦和遺憾，也是非常珍貴且銘刻於心的記憶。」[143]很可惜，這個出版計畫並未付諸實行，編輯者僅將熱納維耶夫大約 30 部作品以手抄方式集結成冊，其中獨幕喜劇《伊爾菲斯與祖利》（*Ilphis et Zulie*）是她生前唯一發表的作品。這篇作品收錄在她的德語家教老師休伯特（Michael Hubert, 1727–1804）於 1765 年出版的《德文詩選》（*Choix de poésies allemandes*）之中。[144]休伯特簡單介紹《伊爾菲斯與祖利》的作

141 Jean-Jacques Rousseau, "Livre cinquième. Sophie ou la femme," in *Emile ou de l'éducation. Présentation par Michel Launay* (Paris: Flammarion, 1966), p. 504.

142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301.

143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339.

144 這部《德文詩選》開啟了 18 世紀法國文學界對於德文詩的認識，參考 Thomas Buffet, "Le Choix de poésies allemandes de Michael Huber (1766), une traduction poétique et une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oésie allemand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09/2, numéro 33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這齣戲的題材取自維蘭德（Wieland）一篇題為〈澤明與古林迪〉（“Zemin et Gulhindy”）的故事。作者認為自己適合保持匿名，特將此文交給我，收錄於本選集。」[145]匿名發表著作，是 17 世紀貴族女性向後生晚輩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女性示範作品被世人看見的合宜方式。[146]此外，熱納維耶夫的書友不只閨密，還有來自家庭人際網絡的知名哲人休姆，以及有出書經驗的家教老師休伯特。[147]回顧拉克洛對女性知性教育提出的觀點，他和一個世紀之前的女子教育大師費耐隆一樣，以接受巴黎貴族等教養階層的實際情形為前提，訂出規範和底線。拉克洛不僅承認女性和男性一樣有求知需求，甚至對女性透過閱讀自學產生與朋友交流的念頭，表示理解。但是，他清楚告誡女性，知性活動上的自我實現不得逾越私密關係的界線。對照前述拉克洛的思維和論述框架，熱納維耶夫的案例證明，在實踐經驗上，家庭人際網絡的保護以及匿名出版是女性作品被世人合宜看見的社會性要件。

相較於熱納維耶夫生前翻譯多國語言作品、撰寫劇本和詩詞，將文學創作視為一門語言藝術，瑪儂則偏重以文學書寫她的思想。此外，瑪儂不具備熱納維耶夫所擁有的充沛人脈，需要花費一番工夫，摸索建立閨密以外的書友網絡。瑪儂在 1775 年 6 月 3 日的一封信中，向蘇菲透露她嘗試了另一種書寫模式，除了透過閨密通信練習各種文類的寫作（「在推理上帝的存在這個課題之後，我萌生了寫一首歌的想法。或是寫幾句詩更適合呢？我回到了哲學，不久又轉向文學」[148]），更編寫了《我的思想集》（*Recueil de mes pensées*）：

(2009, Paris), pp. 207–220.

145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p. 347.

146 有關法國舊制度時期貴族女性的寫作和出版策略，以及相關學術討論，參見秦曼儀，〈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女性作家社交網絡和出版史研究〉，頁 107–157。

147 根據布菲（Buffet）的考據，休伯特認識法國哲人暨經濟學家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後者也是百科全書派核心分子。參見 Buffet, “Le Choix de poésies allemandes de Michael Huber (1766),” p. 208.

148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17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和妳一樣堅信，一個人如果沒有豐厚的家底來支持他在文學之路上前進，扮演知性或是博學的角色是很危險的。寫作的女人總是被人嘲笑，除非她很有才華。妳認為我本著這些原則，還有任何自滿的心思把《我的思想集》借給別人嗎？妳會問我這本集子是什麼？我又怎麼會把它送給別人讀？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我給這本集子下的標題透露了它的內容：它類似我有時寫給妳的信，把它們集結成冊，就會讀到許多類似的文章。至於另一個問題，我大致這麼回答吧，這本《思想集》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某人偶然讀到，他的動機是想了解，一個年輕人如何在一篇文章裡談她對普魯塔克的想法，那篇文章就是我寫的啦。妳不太聽得懂我這裡的意思，但我不想花時間和紙張跟妳解釋這件事，總之不值得。[149]

瑪儂身為《我的思想集》的作者，加入因懷抱寫作興趣而可能遭到世人「嘲笑」的女性行列。她自認避開了這樣的風險，因為她志在寫作，但不欲作品為人所知，直到母親去世後，一個不屬於她「知己密友」圈的人閱讀了她的作品。蘇菲於 1775 年與家人造訪巴黎，與瑪儂分離九年後重逢，帶著瑪儂改名為《娛樂》（*Loisirs*）的第一本書回到亞眠。[150]當閨密告知她已拜讀大作，瑪儂表達了過去提及此作品時未曾有的激動之情和身為作者的自信：

> 妳讀了我的《娛樂》，……它是我全部的靈魂：它不是盧梭，但也不枯燥；它源自美好的道德理念，鋪陳很順暢，用事實來說明，並有無數的歷史特徵樣貌和所有作家的名言來支持。我不敢評價它，因為它太像我了。我還是用我對葛魯澤先生（Jean-Baptiste Greuze, 1725–1805）畫作的評論來說明吧：「即使我不喜歡美德，但它至少給了我美德的品味。」[151]

當瑪儂讀到蘇菲抱怨自己遠離文化之都巴黎的外省生活，瑪儂在 1775

149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p. 304–305.

150 蘇菲停留巴黎的時間是 1775 年 7 月到 11 月。

151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3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 12 月的一封信中向蘇菲提議，把她們倆的通信改為「文學通信」，以便規律記錄和分析她們閱讀的書籍。「如果能把我們的通信訂出某個文學主題，那會帶來許多樂趣。我們需要做一些夢，構思達成這個目標的決定性計畫，把妳的想法告訴我，看看我們採取什麼樣的作法。在安排好之前，我會向妳報告一下我的小研究。」[152]可惜，蘇菲對這個文學通信計畫不感興趣，瑪儂則堅持推動，因為她認為這有助於結合自己的閱讀和思考：

> 自從上次跟妳建議新的通信計畫之後，我就非常忙。我打算分析我們所讀的每一本書，讓我們更容易吸收，藉此發展我們的思想。在我看來，這個點子並不差。但是，妳求饒了，妳感到為難了，所以，再見了，我的計畫！不過，我會實現這個點子，為我自己而做，其實我已經開始嘗試。因為我不再滿足於簡單地抄錄我所感興趣的東西了，我現在訓練自己摘錄精華，必須很努力才有很好的成果，否則我會譴責腦袋，要求它重做一次。[153]

瑪儂獨自進行這項有條不紊的計畫。1776 年起，隨著母親的離世，她的「文學圈」擴大了。這個圈子多半是她透過家族社交網絡所結識的長輩書友，包含鼓勵她寫信給盧梭的莫黑、相信瑪儂「總有一天會出書」的聖來特（Sainte-Lette），以及請託她以假名寫信勸誡 18 歲的兒子用功讀書的博伊斯莫爾（Boismorel）等。面對博伊斯莫爾的請託，瑪儂起先感到吃驚與猶豫，隨後答應了：「要幫一個已經有學習經驗和一定知識的 18 歲年輕人上一堂不像課的課，要刺激他、感動他、打動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該怎麼辦呢？但這是一件對人有益處的事！如果我成功了，就是回報我所愛的這家人，也協助了這位年輕人。這將是我第一次為他人的直接益處而服務，我不再在乎有什麼困

152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34.

153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92. 瑪儂也指出：「一個人只靠讀書，永遠無法學到什麼，必須從自己的實質存在汲取和找到自己想要保存的東西。」*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I, p. 34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難障礙，提筆就寫。」[154]瑪儂以化名卡蒂納特（Catinat）寫了一份長長的遺囑，經過委託人審閱，交給別人重抄之後，寄給亞眠的蘇菲，再請閨密從外省寄到巴黎給 18 歲的收信人。瑪儂向提供協助的閨密詳細報告收信人的反應：

> 當這封信在星期二寄回來時，年輕人聽著父親宣讀卡蒂納特先生的遺囑，淚流滿面。……年輕人和他的母親都認為寫得太好了，還推測是出自他們的親戚之手，這位親戚是已故的杜可洛斯（Charles Pinot Duclos, 1704–1772）和愛爾維修先生的密友。這位年輕人晚上用餐的時候，好幾次停下來反思信中的幾個段落。第二天，他離開家去感謝一位他懷疑是把教訓寫得如此細膩的人。[155]

杜可洛斯和愛爾維修都是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鼎盛時期的知名文人哲士。但瑪儂的長輩書友雖然為她開啟有別於閨中密友通信的書寫經歷，卻遠非活躍於當時文學界和社交界的知名人物。瑪儂秉持著「研究人性，尋找真實」的知性關懷，抒發自己「厭煩身為女性」的感慨，[156]她清楚自己不僅缺少發展文學事業所需的人脈支持和保護，也難以在文學界出類拔萃：「我想研究人性，我想尋找真實：這就是我的興趣所在。出名的榮耀不屬於我，我不會嚮往追求，因為我不可能寫出任何卓越創新之作；我必須放棄這個念頭，我也真的放棄了；我將為自己學習，我將努力完善自身。」[157]然而，幾個月後，她在一封於 1777 年 7 月寫給蘇菲和昂莉埃特姊妹的信中，吐露她不斷精進思想與寫作，是因為不曾放棄摘取文學桂冠的念頭：她向貝桑松學術院（l'Académie de Besançon）當年以「婦女的教育如何有助於使男人變得更好？」（*Comment l'éducation des femmes pourrait-elle contribuer à rendre les hommes meilleurs ?*）為題的徵

154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422.

155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422.

156 該感慨寫在 1776 年 2 月 5 日的信中，見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74.

157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 p. 38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比賽，匿名投稿。[158]這個題目也引起拉克洛的注意，提筆撰寫了〈論女性教育〉這篇未完稿。

瑪儂未能在競賽奪冠，1793 年她在獄中以羅蘭夫人的身分撰寫《回憶錄》時，回顧了自身的文學寫作歷程，字裡行間已抹除多年來與社會規範「討價還價」的經驗，她甚至抹除這些經驗的其他意義，單單強調整體社會的偏見，以及性別規範絕對的強制性：

> 我從來沒有受到絲毫誘惑，妄想有一天能成為作者（auteur），因為我很早就了解，當一個女人贏得了這個頭銜，她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男人不喜歡她，跟她同樣性別的女人也批評她；寫得不好，被人嘲笑，寫得好，被人掠美。如果人們被迫承認她的文學創作精湛優秀，就會沒完沒了的詆毀和抨擊她的性格、道德、行為和才能，甚至大肆宣揚她的缺點來平衡她知性的聲譽。況且，我的幸福才是我的終身志業，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幸福不因公眾干預而遭到破壞。我覺得沒有什麼比被共同生活的人欣賞更甜蜜的了，也沒有什麼比被幾個不該見面的人欣賞更空虛的了。[159]

研究法國哲學的寇克派翠，曾舉笛卡兒在寫給友人的私人書信中表示「人得不被看見，才能過得幸福」為例，提出「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的哲學家爭論著人活著到底是被人看見好，還是不被人看見好」。[160]羅蘭夫人身處風聲鶴唳的恐怖統治之下，在《回憶錄》揭露社會不容賦權女性「成

158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t. II, p. 97.

159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p. 304.

160 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著，張葳譯，《成為西蒙波娃》（新北：衛城出版，2021），頁 13。近年法國學界針對 18 世紀文學出版市場開創現代意義的名人效應所做的研究，如 Antoine Lilti, *Figures publiques, l’invention de la célébrité, 1750–1850* (Paris: Fayard, 2014)，並沒有討論到寇克派翠指出的哲學論辯脈絡，也未從性別差異視角來檢視 18 世紀有關出版名聲的社會規範和應用，這兩個面向皆值得日後深究。此外，寇克派翠指出，西蒙波娃認為「人要過得好，就得被他人看見——只是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被看見」（頁 14）。本文則指出在舊制度時期的法國女性——尤其是出身教養階層的女性——需要以匿名等合宜的方式讓世人看見和接納自己的作品。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作者」（具名發表之意），以排擠和惡言詆毀對她們施壓，最終寫下呼應笛卡兒的深沉感言。[161]但是，羅蘭夫人從青澀少女長成待嫁女子的 18 世紀中葉以降至世紀末，女性作者人數實際上正持續增加。[162]由此可推論，在這場女性冀望「成為作者」，完成其自我實現，與試圖壓制她們、摧毀其人格的社會進行的持久戰役中，女性探索文學世界的狹窄道路從未徹底崩塌。因之，18 世紀中葉有嚮往文學桂冠的青年女性，如熱納維耶夫，透過實際寫作取得親友的默許和支持，採用匿名發表，想方設法以合宜的方式讓世人看見自己的作品；瑪儂則將閨密之間的書信改成《文學通信》，匿名寫信給她仰慕的盧梭，以男性假名寫信激勵長輩書友的兒子，並匿名投稿貝桑松學術院。可見兩者都在各自行動中自我賦權，向費耐隆、盧梭和拉克洛等等競相為女性建立閱讀規範的教育理論家證明，她們同樣關切此議題，並且身體力行，透過閱讀自學對自己、對親友與社會做出共好互利的正向貢獻。

結　語

隨著婦女史研究者開始關注女性閱讀議題，學界對熱納維耶夫和瑪儂的通信文獻展開整理和研究，並參照 18 世紀巴黎女性普遍的教育程度，評價她們的閱讀自學能力「非比尋常」，但在詮釋二人知性經驗的歷史意義上，卻出現兩種相反的看法。第一種看法呼應了羅蘭夫人談到女性涉足文學，受到性別規範制約的感言，強調舊制度社會不允許女性與男性競爭，也不容挑戰男性壟斷地位，進而得出以下結論：

161 羅蘭夫人唯一一部具名出版的作品是《回憶錄》。她婚後經常協助先生擬稿、撰寫專業論文，並以先生之名發表；也曾與先生共同匿名向報章期刊投書，發表政論文章。有關她婚後和大革命時期的寫作和發表經驗，請參見 Siân,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pp. 81–91, 107–115, 116–126.

162 Carla Hesse, “Women into Print,” in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無論熱納維耶夫這樣的女性讀者多麼自主和開明，她也只能從她（閱讀自學獲得的）知識中尋找可書寫和談論的話題。女性的知識沒有任何「地位」（*état*）可言，毫無疑問的，正是因為在社會上，女性獲取知識的目的不在於與男性競爭，才在啟蒙運動的巴黎特權圈裡享有極大的寬容。[163]

第二種看法卻擱置不論性別規範的約束力，強調「（熱納維耶夫和瑪儂）見證了女性特權教育的美好成果，這種教育有很大的自主性，不受任何制度框架的約束。」[164]基於既有研究呈現兩極化的看法，本文重新釐清了熱納維耶夫和瑪儂自少女時期閱讀自學的過程，特別聚焦於接觸啟蒙書籍的經驗，考察這兩位愛書女子所在之巴黎的書籍出版等社會文化發展脈絡，發現她們各自透過與閨密之間長期通信，在動態交流的對話語境裡踏上自我探尋之路。

本文指出，熱納維耶夫和瑪儂雖然出身背景不同、經濟條件懸殊，卻共享當時巴黎由貴族統治階層、知識菁英以及城市教養階層長期主導、接納女性參與閱讀活動的文化生活；進而從瑪儂的成長變化，勾勒其世界觀從宗教教育的思維和論述框架逐漸鬆綁的思辨歷程，並對照她以羅蘭夫人身分撰寫的《回憶錄》，分析她在通信語境中如何選擇性地呈現個人閱讀經驗。此外，本文透過啟蒙書籍的治理視角，說明官方書業管理者以通權達變的行事原則保護啟蒙運動，和家庭環境裡相應開明的人際互動關係，共構出巴黎社會中閱讀的彈性。據此，本文從兩位女子的閱讀和寫作經驗分析性別規範的實際運用，指出她們與親友分別憑藉各自位置和資源，建立一種將對立與衝突極小化的相處之道。熱納維耶夫和瑪儂面對有關女性與知識的社會規範，做出了程度不一的回應，她們靈活運用這些行為準則，並盡可能地推進其底線，同時促使親友參

163 Sonnet,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et ses Livres,” p. 140.

164 Martine Sonnet, “Lire par dessus l’épaule de Manon Phlipon: livres et lectures au fils de ses lettres aux demoiselles Cannet (1772–1780),”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revue internationale* 7 (January 2011, Genève), p. 32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和支持她們追求知性滿足和精進自身能力的行動。

至於在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期間入獄的羅蘭夫人，則見證了作為一位喜愛閱讀啟蒙書籍的讀者，她所親身致力提升的啟蒙運動包容性，如今已不復存。然而，瑪儂和熱納維耶夫的通信文獻依然可提醒後世，這兩位在 18 世紀中葉度過花樣年華的巴黎女子，遠非全然被動地仰賴家長的恩賜寬容，才得以接觸書籍，而是透過與閨密、與親友相處互動中掌握合宜的應對進退，將強制性規範引發衝突的可能性最小化，進而回饋家庭與社會，創造更加接納女子共同參與和詮釋啟蒙運動的閱讀文化。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苑舉正譯註，《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De Courcelles, Anne-Thérèse Marguenat (marquise de Lambert). “Avis d’une mère à sa fille.” In *Madame de Lambert-Œuvres*, edited by Robert Granderoute, pp. 95–150.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90.

D’Orléans, Pierre-Joseph (le père). *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Angleterre depuis le commencement de la monarchie jusqu’en 1691*. Paris: 1762; 1ère éd. 1693.

Laclos, Pierre Choderlos de.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79.

Locke, John.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London: A. and J. Churchill, 1693.

——. *De l’éducation des enfants.* Traduit par Pierre Coste. Amsterdam: Antoine Schelte, 1695; Lausanne: Marc Michel Bousquet, 1760.

Malboissière, Mademoiselle Geneviève Randon de. *Lettres de Geneviève de Malboissière à Adélaïde Méliand, 1761–1766*, thèse complémentaire pour le doctorat ès lettres présentée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par Albert de Luppé.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Édouard Champion, 1924.

Mothe-Fénelon,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 Paris: Pierre Aubouin, Pierre Emery et Charles Clousier, 1687.

——.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par Mre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une lettre du même auteur à une dame de qualité sur l’éducation de M*** sa fille unique*. Paris: Jean-Thomas Hérissant, 1763.

Roland, Madame.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Nouvelle série 1767–1780*. Edited by Claude Perroud.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13–1915.

——. “Mémoires particuliers.” In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 edited by Paul de Roux, pp. 201-340.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6.

Rousseau, Jean-Jacques. “Livre cinquième. Sophie ou la femme.” In *Emile ou de l’éducation. Présentation par Michel Launay*, pp. 465–629. Paris: Flammarion, 1966.

——. *La Nouvelle Héloïse*.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7; 1ère éd., 1761.

Roux, Paul de.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6.

Yong, Edward. *Les Nuits d’Yong*. Translated by M. Le Tourneur. Paris: Le Jay, 1770.

二、近人研究

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 年 6 月，臺北，頁 257–31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秦曼儀，〈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巴黎菁英讀者〉，《臺大歷史學報》第 55 期，2015 年 6 月，臺北，頁 1–65。

秦曼儀，〈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女性作家社交網絡和出版史研究：隆貝爾夫人、貴族與文人〉，《新史學》第 29 卷第 1 期，2018 年 3 月，臺北，頁 127–157。

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著，張葳譯，《成為西蒙波娃》。新北：衛城出版，2021。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梁永安譯，《啟蒙運動（下）：自由之科學》。臺北縣：立緒文化，2008。

Aragon, Sandrine. *Des liseuses en péril. Les images de lectrices dans les textes de fiction de La Prétieuse de l'abbé de Pure à Madame Bovary de Flaubert (1656–1856)*.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3.

Bardet, J-P., et J. Dupâquier, ed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 l'Europe*. Paris: Fayard, 1997.

Beauvalet-Boutouyrie, Scarlett. "Un âge tardif au premier mariage." In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 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 pp. 138–141. Paris: Belin, 2008.

Belissa, Marc. "La faute à Voltaire? La faute à Rousseau?" In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une histoire toujours vivante*, edited by Michel Biard, pp. 27–38.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4; 1ère éd., 2010.

Birn, Raymond. "Malesherbes and the Call for a Free Press." In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edited by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pp. 50–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La Censure royale des livres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Odile Jacob, 2007.

Bouchet, Florence. *Le discours sur la lecture en Franc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pratiques, poétique, imaginair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8.

Brouard-Arends, Isabelle, ed.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Brouard-Arends, Isabelle, et Marie-Emmanuelle Plagnol-Diéval, eds. *Femmes éducatrices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Buffet, Thomas. "Le Choix de poésies allemandes de Michael Huber (1766), une traduction poétique et une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oésie allemand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09/2, numéro 330 (2009, Paris), pp. 207–220.

Chartier, Roger. "Les livres font-ils les Révolutions?" In *Les origin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99–133. Paris: Seuil, 1990.

——. "Lumières et Révolution. Révolution et Lumières." In *Les origin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13–36.. Paris: Seuil, 1990.

Chartier, Roger, and Henri-Jean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aris: Fayard, 1990.

Darnton, Robert.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Idea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no. 1 (March 1971, Chicago), pp. 113–132.

——.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p. 215–256.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Edition et Sédition: L’univers de la littérature clandestin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1.

——. “Do Books Cause Revolutions?” I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169–246.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 *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 *Pirating and Publishing: The Book Trad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Edmonds, David, and John Eidinow. *Rousseau’s Dog: 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7.

Ferrand, Nathalie. *Livre et lecture dans les romans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

Ferrone, Vincenzo. “The Enlightenment: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or the Ancien Régim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 pp. 155–17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Havelange, Isabelle. “Des livres pour les demoiselle XVII^e siècle – 1^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In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edited by Isabelle Brouard-Arends, pp. 575–595.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Hesse, Carla. “Women into Print.” In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pp. 31–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rael, Jonathan.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Voltaire versus Spinoza: The Enlightenment as a Basic Duality of Philosophical Systems.” In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p. 199–2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cquemin, Hélène. *Livres et jeunes filles nobles à Saint-Cyr (1686–1793)*. Anger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Angers, 2007.

Kates, Gary. “The Enlightenment Reading Public.” In *The Books that Made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 History in 12 Case Studies*, chap. 1.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Adobe Digital Editions 4.5.

Lanza, Janine M. *From Wives to Widows in Early Modern Paris: Gender, Economy, and Law*.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USA: Ashgate, 200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ilti, Antoine. “Le divertissement lettré: une littérature de salon?” In *Le Monde des salon: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p. 295–315. Paris: Fayard, 2005.

——. “Opinion Mondaine, opinion publique: L’affaire Hume-Rousseau.” In *Le Monde des salon: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p. 342–355. Paris: Fayard, 2005.

——. *Figures publiques, l’invention de la célébrité, 1750–1850*. Paris: Fayard, 2014.

Martin, Henri-Jean. “L’évolution de la production imprimé.” 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pp. 597–661.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9; 1^ère éd., 1969.

May, Gita. “Une lectrice selon le cœur de Rousseau.” In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à Madame Roland: essai sur la sensibilité préromantique et révolutionnaire*, pp. 25–46. Genève: Droz, 1974.

Mellot, Jean-Dominique. “Introduction.”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revue internationale*, no. 16 (November 2020, Genève), pp. 9–35.

Mittman, Barbara G. *Spectator on the Paris Stag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Michigan: UMI Press, 1984.

Mornet, Daniel.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Paris: Tallandier, 2010; Première édition, 1933.

Pellegrin, Nicole, and Eliane Viennot, eds. *Revisiter la «querelle des femmes»: Discours sur l’égalité/inégalité des sexes, de 1750 aux lendemains de la Révolution*. Saint-Etienn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Etienne, 2012.

Rapley, Elizabeth. “Fenelon Revisited: A Review of Girls’ Educ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Histoire sociale-Social History* 20, no. 40 (November 1987, Ottawa), pp. 299–331.

Ravel, Jeffrey S. *The Contested Parterre: Public Theater and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1680–179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Robert, Paul, Josette Rey-Debove, and Alain Rey, eds. *Le Nouveau Petit Robert: 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Nouvelle édition remaniée et amplifiée*.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1993.

Roche, Daniel. *Le Peuple de Paris*. Paris: Fayard, 1998, 1^ère éd. 1981.

——. “La censure.” In Chartier and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p. 88–98.

——. “La police du livre.” In Chartier and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p. 99–109.

——.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Fayard, 1993.

Sgard, Jean. “La multiplication des périodiques.” In Chartier and Mart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p. 246–255.

Siân, Reynolds. *Marriage and Revolution: Monsieur and Madame Ro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Sonnet, Martine. *L'Éducation des filles au temps des Lumières*. Paris: Cerf, 1987.

——.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et ses livres. Lectures et sociabilité culturelle féminines dans le Paris des Lumières." In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edited by Isabelle Brouard-Arends, pp. 131–142.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 "Lire par dessus l'épaule de Manon Phlipon: livres et lectures au fils de ses lettres aux demoiselles Cannet (1772–1780)."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revue internationale* 7 (January 2011, Genève), pp. 301–326.

Viala, Alain. *Naissance de l'écrivai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Wenger, Alexandre. *La Fibre littéraire. Le discours médical sur la lecture au XVIII^{e} siècle*. Genève: Droz, 2007.

Wittmann, Reinhard. "Une Révolution de la lectur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In *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edited by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pp. 331–364. Paris: Seuil, 199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3 (Jun. 2024), pp. 207–259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406_(73).0005

Friends Who Read Together: A Case Study of Women's Readings of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orrespondences of Two Young Parisian Ladies in the mid-18th Century

Chin, Man-Y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wo young women readers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Paris were able to access Enlightenment books and how they engaged with them. One was Geneviève-Françoise Randon de Malboissier, daughter of a financial official, and the other was Marie-Jeanne Philippon, daughter of an engraver, later know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Madame Roland. Both carried on long correspondences with intimate female friends during their early years, in which they wrote extensively about the books they read.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ading histories of these two self-taught women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correspondences and Paris's book-publishing history. As young women and ordinary readers, they were doubly marginalized, on the periphery of both the world of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nded cultured audience in relation to Enlightenment authors and literary circles.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their read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319, Taiwan, R.O.C.;
E-mail: chin69chiou68@ntu.edu.tw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experiences highlight the social and inclusive aspect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centered in Paris, a city of books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French History, Women's reading history, Enlightenment books, Geneviève Randon de Malboissière, Marie-Jeanne Phlipo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